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五十七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五十七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五十七集）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3 15/16・插頁：2・字數：84,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統一書号：10071・351　定价：(7)0.36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大 观 园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宝釵病，宝玉往探，得識金玉。黛玉亦来，飯后始归。

賈元春选入鳳藻宫，恩准归省。賈府特建大观园。

园成，賈政命宝玉題对，宝玉大显才华。

貴妃归省，叙乐新园，众姐弟賦詩欢宴。

第 一 場

〔小鑼。丫鬟引薛姨媽上〕

薛姨媽 (引)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

老身、王氏。行年四十有九。先夫早年亡故，留下一男一女，男名文起，女名宝釵。他兄妹二人，虽是一母所生，性情却是兩样：那蟠兒鎮日在外浪蕩逍遙，不务正業；所幸女兒宝釵倒还十分孝順。这几日她染病在床，老身非常憂悶，适才丫鬟言道，宝釵病体新痊，此乃是老身之幸也！

(唱二黃原板)

小丫鬟她报道宝釵新瘥，

不由我年迈人喜上眉梢。

恨只恨薛蟠兒性情不好，

每日里在外边浪蕩逍遙。

全不想家中事無人照料，

我只得打精神事事亲操。

叫丫鬟你把那針綫做好，

切莫教你小姐病后操劳。

〔小鑼。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二黃搖板)

迈步兒来至在梨香院道，

看不見宝釵姐所为哪条？

且住！我那宝釵姐不在外边，想是病体未愈。我不

兒見了姨媽，便中探問。甥兒与姨媽請安！（請安介）

薛姨媽　好孩子，不用請安啦，快到炕上坐吧。这么冷的天兒，难为你想着来呀！

〔鶯兒暗上〕

薛姨媽　鶯兒！

鶯　兒　有。

薛姨媽　你快給宝二爷倒碗热茶来！

鶯　兒　是。（下，取茶上）

賈宝玉　哥哥在家么？

薛姨媽　他是沒籠头的馬，一天一天的逛不够，哪兒会在家呀！

賈宝玉　宝姐姐好了無有？

薛姨媽　你姐姐已經好啦。她那房間里暖和，你可以进去談談，等老身收拾好啦，再来陪你說話兒。

賈宝玉　甥兒遵命。姨媽你要来呀！

薛姨媽　我就来。

〔分下〕

第　二　場

〔小鑼。鶯兒引薛宝釵上〕

薛宝釵　（引）觉来一病身軀懶，坐拥貂裘尙怯寒。

奴家、薛宝釵。乃金陵人氏。自幼父亲亡故，留下兄妹二人，跟随寡母度日。家有百万之富，飲食起居，尙还如意。只因今上崇尙詩禮，征擇才能，要选世家之女，充当宫主、郡主的入学陪侍，贊善才人。为此，哥哥文起，禀明母亲，帶同奴家来京，以备报名听选。現在寄居賈氏姨母家中。这賈府人

口虽多，倒也大家和气。表弟宝玉，他与我两小無猜，十分亲爱。虽是异姓姐弟，却如骨肉一般。旁人見了倒也平常，只有那林家表妹，專要多心，每次热嘲冷刺，实在地令人难堪。奴看在賈太夫人份上，只好忍耐。那林家表妹，她倒不曾知曉。奴今日小病新痊，深閨無事，不免从事女紅，消遣閑愁便了。

鶯　兒　啊小姐，您貴恙剛好，不要作吧！

薛宝釵　这倒不妨事，你与我拿了来吧！

鶯　兒　是。

〔鶯兒下，取針綫等物上，遞宝釵，宝釵縫級介〕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半世頑皮师李耳，一生花底学秦宮。

来此已是宝姐姐綉閣，待我进去便了。啊宝姐姐大愈了？

薛宝釵　已經大好了。多謝惦念，請坐！奴听說你有一塊宝玉，总未曾看过，今天倒要賞鑒賞鑒。

〔賈宝玉遞玉，薛宝釵接看介〕

薛宝釵　（念介）"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鶯兒你不去倒茶，站在此处作甚？

鶯　兒　我听这兩句話，好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正正是一对兒。

賈宝玉　哦！原来姐姐的項圈上边也有八个字么？待我賞鑒賞鑒。

薛宝釵　你不要听她胡說，無有的事。

賈宝玉　（揖介）好姐姐，讓我看上一看吧。

薛宝釵　这也是別人送的，上头鐫着兩句吉利話，有什么看

头？

賈宝玉　我一定要看！

薛宝釵　就給你看。

〔薛宝釵取金鎖遞賈宝玉看介〕

賈宝玉　（念介）“不离不弃，芳龄永繼”。“不离不弃，芳龄永繼”。这八个字兒，眞和我的是一对呀！

鶯　兒　这是个癩和尚送的。

薛宝釵　你怎么还不倒茶去！

〔鶯兒笑下。丫鬟、林黛玉上〕

林黛玉　芳名称黛玉，小字是顰卿。

丫　鬟　林姑娘来啦！

〔薛宝釵、賈宝玉起，迎介〕

賈宝玉　林妹妹来了，請坐！

林黛玉　怎么，你也在这里？早知你来，我就不来了。

薛宝釵　要来就一齐来，要不来都不来，这有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一天一个的替換着来，也不見冷靜，也不显热鬧，豈不是好么？

賈宝玉　林妹妹，你为何披着斗篷，外面下了雪了么？

丫　鬟　下了好半天啦。

賈宝玉　你叫他們与我拿斗篷来。

林黛玉　是呀，我来了你就該去了。

賈宝玉　我并無此意呀，不过是拿来預备穿用罢了。林妹妹，你眞爱多心哪！

〔林黛玉掩口笑介。薛姨媽上〕

〔鶯兒暗上〕

薛姨媽　酒飯俱已做好，你們就在此处，小飲几杯吧。鶯兒，烫酒去！

賈宝玉　不用燙了，就吃凉的吧。

薛宝釵　宝兄弟，亏你每日杂学旁收，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是最热的？若是热的吃下去，發散的快；冷的吃下去，必然凝結在内。用五臟去暖它，豈不受害！从此以后，还不与我改过！

賈宝玉　言之有理。鶯兒，拿酒去，把酒燙的热热的！

鶯　兒　是啦！（下）

〔林黛玉冷笑。雪雁拿手爐上〕

雪　雁　这么冷的天，您沒有帶手爐就出来啦，别冻坏了手，快点兒拿去暖和暖和吧。

林黛玉　誰叫你送来的？

〔鶯兒取酒上〕

雪　雁　紫鵑姐姐恐怕小姐冷，叫我送来的。

林黛玉　难为你倒肯听她的話。平日我和你所說的話，你都当作耳旁風；怎么她說的話，你就听的比着聖旨还快呢？

〔林黛玉言时以眼斜看賈宝玉，賈宝玉微笑，薛宝釵作羞介〕

薛宝釵　你素日身体單弱，禁不起冻的，她們关心惦記着你，不好么？

林黛玉　姐姐，你不曉得。我这是在姨媽家里；要是在旁处，人家是要惱的，难道看人家連个手爐都無有么？

賈宝玉　酒要冷了，我們喝吧。

薛宝釵
林黛玉　請！

〔众飲酒介，李嬷嬷上〕

李嬷嬷　天不早啦，哥兒、姑娘回去吧！

〔賈宝玉、林黛玉点头起立〕

賈宝玉
林黛玉　多謝姨媽的酒菜！我們要回去了。

薛姨媽　时候晚啦，我也不敢留你們啦，恐怕老太太惦記着，你們好好地跟着李嬤嬤去吧！

賈宝玉
林黛玉　是。

薛宝釵　外面雪还未住，給二爷戴上風帽吧！

〔雪雁取風帽，賈宝玉低头令戴介，雪雁不戴，將帽上絨球罩在風帽里猛力向下一拉〕

賈宝玉　呃，你要輕着些呀！

林黛玉　你走过来，我与你戴上。

〔賈宝玉含笑走近黛玉面前，林黛玉用手輕輕攏住束髮帽兒，將風帽沿掖在抹額上，將絨球扶起顫顫巍巍露在風帽外面，端詳介〕

林黛玉　好了，披上斗篷吧！

〔賈宝玉披斗篷介，林黛玉給賈宝玉將風帽尾拉出，放在斗篷外〕

林黛玉　走吧！

賈宝玉
林黛玉　多謝姨媽！我們要走了。

薛姨媽　慢些走啊！

〔賈宝玉、林黛玉、李嬤嬤、雪雁、丫鬟下〕

薛姨媽　天不早啦，咱們娘兒倆也該睡啦。

薛宝釵　是。

薛姨媽　正是：雪花紛飞天地冻，

薛宝釵　梨香院里度殘冬。

〔薛姨媽、薛宝釵下〕

第　三　場

〔小鑼。襲人上〕

襲　人　（唱西皮搖板）

自从身入侯門后，

俯仰随人不自由。

奴家、花氏襲人。乃建業人氏。只因家中貧苦，哥哥花自芳將奴賣与賈府为婢，派在宝二爷房下。我与他名为主僕，情似夫妻。每日同桌而食，同榻而臥，彼此十分亲爱，虽說那晴雯、麝月也是宝玉寵爱之人，究竟小奴兩岁，事事不敢居大。其余僕妇、丫鬟俱要听我指使。我虽不是主人，却也与主人相仿。現在宝玉不在房中，独坐無聊，不免去到后房，和衣而臥，待宝玉回来，再与他噓寒送暖便了。

〔襲人轉身向套房推門入介。晴雯、麝月、茜雪、定兒、墜兒围坐案側，見襲人至，起迎介〕

晴　雯　襲人姐姐請坐！

襲　人　諸位妹妹請坐！我要躺会兒，二爷回来，要是有事，你們叫我一声兒。

众　　　知道啦。

〔襲人揭帳躺介。僕妇携碗上〕

僕　妇　这么冷的天兒，老远地送碗豆腐皮包子，人家守着也不能吃，这是圖什么哪？（看介）喲！这屋里一个人也沒有。

晴　雯　（指茜雪）你看看，外边是誰？

茜　雪　誰呀？

僕　妇　是我，姑娘！

茜　雪　原来是張大嫂子，您有什么事呀？

僕　妇　宝二爷要吃豆腐皮包子，珍大奶奶特地打發我送来，姑娘拿进去吧。

〔僕妇遞碗，茜雪接介〕

茜　雪　你替二爷謝謝珍大奶奶。

僕　妇　是啦。

〔僕妇点头笑介，下。茜雪轉身入介〕

晴　雯　这碗是什么？

茜　雪　这是二爷跟珍大奶奶要的豆腐皮包子。

麝　月　（笑看晴雯，对茜雪）这包子二爷并不喜欢，倒是咱們二奶奶喜欢吃的。

晴　雯　（笑打麝月介）你再胡說，我撑你的臭嘴！

麝　月　我不說啦，好姐姐，饒了我吧！你眞是"狗咬呂洞宾，不識好人心。"

〔众笑介。李嬷嬷上〕

李嬷嬷　生成閻王臉，到处討人嫌。

众　　　奶奶請坐。

李嬷嬷　喲！这一碗豆腐皮包子是誰吃的？

晴　雯　这是二爷跟珍大奶奶要的，預备夜里餓了吃的。

李嬷嬷　宝玉不会吃的，拿去給我孙子吃吧。墜兒，快点兒給我送去！

墜　兒　回头二爷罵哪？

李嬷嬷　罵？有我。

〔墜兒撅嘴下。李嬷嬷取案上茶碗欲飲，茜雪急止介〕

茜　雪　您要喝，我給您倒。

李嬷嬷　怎么，这碗茶喝不得？

茜　雪　这是二爷留着喝的。

李嬷嬷　是他的，我更要喝啦。难道我把他帶到这么大，喝他一碗剩茶都不能够？眞是！

〔李嬷嬷飲介。茜雪撅嘴介，晴雯、麝月私語，不理李嬷嬷介〕

李嬷嬷　哎喲！茶也喝够啦，我回去躺躺去吧。

〔李嬷嬷張手搖曳，晴雯等遙指作鄙夷狀。李嬷嬷下。賈宝玉上〕

賈宝玉　雪花堆滿地，扶醉夜归迟。

〔賈宝玉进門介，众起立迎介。晴雯代宝玉除帽，笑介〕

晴　雯　好啊，你叫我磨了多少墨，早起高兴，写了三个大字就跑啦。我等了这么半天，快来給我写完了这些墨吧。

賈宝玉　我那三个字，你放在哪里了？

晴　雯　不是貼在那上头了嗎！你出的好主意，弄得我爬高上梯地好半天，手到这会兒还僵着哪！

賈宝玉　喲！我倒忘記冻了你的手，我与你焐焐吧。

〔賈宝玉握晴雯手介。林黛玉上〕

林黛玉　你們嚷什么？

賈宝玉　林妹妹你来的正好，你看我写的这三个字，到底哪个字好？

林黛玉　都好。明日我还求你写个匾呢。

賈宝玉　林妹妹，不要取笑。（向晴雯）襲人姐姐呢？

〔晴雯向床上努嘴，林黛玉笑介，搖头暗下〕

賈宝玉　讓她歇息歇息。早上我在那边吃飯，有一碗豆腐皮包子，我想你爱吃，就和珍大嫂說，叫她晚上派人送来，你看見無有？

晴　雯　快别提啦。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巧才吃过了飯，就摆在桌上沒吃。后来李奶奶来啦，她說你不吃这个，就叫茜雪送給她孙子去啦。

賈宝玉　豈有此理！

〔茜雪送茶与賈宝玉，賈宝玉接茶介〕

賈宝玉　林妹妹請茶。

晴　雯　早走啦。

賈宝玉　咦！我早上留的楓露茶呢？

茜　雪　李奶奶給喝啦。

〔賈宝玉怒擲茶碗，襲人偷眼看介〕

賈宝玉　她是你哪一門子的奶奶，你們这样孝敬她？我不过小时候吃过她几天奶兒，她仗着这点功劳，慣的像祖宗一样。这次非要赶她出去，大家才得干淨！定兒，快給我拿風帽来，讓我回老太太去呀。

〔襲人作惊状，起介〕

襲　人　啊二爷，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賈宝玉　襲人姐姐哪里知道，这李嬷嬷忒無道理，我与晴雯留的豆腐皮包子被她吃了；我自己留的楓露茶她也喝了。这不是欺負我么，我去回老太太，把她赶走。

襲　人　我当是什么大事哪，原来是这么一点小事，还要老太太把她赶出去，算了吧！

賈宝玉　把她赶走，我們大家才得清靜。

襲　人　二爷呀！

（唱西皮流水板）

宝二爷作事太魯莽，
細听奴婢說端詳：
李奶奶虽然行無狀，
要知道乳母比亲娘。
些許的食物原易办，
一盞香茗也不是琼漿。
奉劝二爷休要嚷，
寬待乳母理应当。

賈宝玉　（唱）襲人姐只哭得泪流面上，

不由我賈宝玉心內暗傷。

襲　人　二爷，我劝你省点事兒，不要連累我們受罪啦！

賈宝玉　啊襲人姐姐，你快快不要啼哭，我不去回就是了。

晴　雯　得啦，得啦，現在已經兩下多鐘啦，您請睡吧，明兒还得起早給老爷拜寿去哪。

賈宝玉　不錯，我們大家都睡吧。

〔賈宝玉手扶襲人、晴雯介，同下〕

第　四　場

〔賈母上，鴛鴦随上〕

賈　母　（引）生長名門嫁宦族，兒孙繞膝寿期頤。

老身、賈門史氏。乃应天府人氏。配夫賈代善，早年已經亡故。留下兩个孩兒，長子賈赦，次子賈政，都在朝中为官。还有几个孙兒、孙女，一个个讀書識礼，繞膝承欢。我这家庭之中，倒也十分的快乐。今日乃是政兒五十生日，外来亲友必然不少，老身不善应酬，只好在此小坐。

〔鴛鴦献茶，賈母飲茶介。賈宝玉、林黛玉、薛宝釵上〕

賈宝玉　宝姐姐，林妹妹！

薛宝釵
林黛玉　啊？

賈宝玉　我們与老太太請安去。

〔薛宝釵、林黛玉含笑点头，三人同向賈母請安介〕

賈宝玉
薛宝釵
林黛玉　給老祖宗請安。

賈　母　好啦，好啦，你們打哪兒来呀？

賈宝玉　我們剛与老爷拜完了寿，心里記罣着老祖宗，特地前来看望。

賈　母　好好好，你們就在这兒玩玩兒吧。

〔賈政、王夫人上〕

賈　政　厅上酒席已經摆好，請老太太过去吃酒。

〔王夫人扶賈母轉堂进門介〕

〔厅上，賈赦、賈珍、賈蓉、賈环、賈瑞、賈薔等立長台左，薛姨媽、邢夫人、尤氏、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等立長台右〕

王熙鳳　老祖宗来啦！

〔众迎介，請賈母中坐，林之孝斟男席酒，鴛鴦斟女席酒〕

王熙鳳　吩咐他們开戏！老祖宗請酒吧。

賈　母　大家用酒！

王熙鳳　請酒！

〔众飲酒、談笑介。賴大上〕

賴　大　回老爷：六宮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

賈　政　聖旨到了。快摆香案伺候！

〔夏太监上〕

夏太监　聖上口諭：宣賈政即刻入朝，在临敬殿陛見。

賈　政　臣、遵旨。

〔賈政随夏太监下。賈母下位，众随下位介〕

賈　母　蓉兒！

賈　蓉　有。

賈　母　你快快派人打听，速报我知。

賈　蓉　是。

〔賈母与众同下，留賴大、林之孝在場〕

賈　蓉　賴大，林之孝！

賴　大
林之孝　在。

賈　蓉　你們快快前去打听，速报我知！

賴　大
林之孝　嗻！

〔賈蓉，賴大、林之孝分下〕

第　五　場

賴　大　（內）走哇！（上）

（唱二黃搖板）

适才領了太君命，

去到朝堂看情形。

迈开了大步往前进，

〔賴大繞場飞跑介。賈政上，賴大与賈政相撞、惊介〕

賴　大　（唱二黃搖板）

为何撞了老主人！

賈　政　你这个奴才，为何这样的魯莽？

賴　大　回老爷：小人奉太夫人之命，要到朝堂打探老爷消息，一时心慌意乱，兩眼昏花，才撞了老爷。小人罪該万死！

賈　政　你且起来。适才聖上宣詔，非为別事，只因大小姐現已晉封賢德貴妃，不久还要归省，这乃是皇上殊恩，千載难逢之事。

賴　大　謝天謝地。

賈　政　路上不必多言，你我主仆回家去吧。正是：聖代即今多雨露，自愧無以答升平。

〔同下〕

第　六　場

〔賈母上，鴛鴦随上〕

賈　母　（引）支撑門楣，数十載，都为孙兒。

〔賴大上〕

賴　大　太夫人大喜！

賈　母　喜从何来？

賴　大　大小姐晉封賢德貴妃，不久还要归省，豈不是一樁大喜！

賈　母　此話当眞？

賴　大　当眞。

賈　母　果然？

賴　大　果然。

賈　母　哈哈哈……

〔賈母喘介，鴛鴦为賈母捶背介〕

賈　母　啊賴大，你二老爷回来沒有啊？

賴　大　二老爷現在書房与那淸客相公單聘仁、詹光說話。

賈　母　叫他进来，我有話講。

賴　大　嗻。（下）

〔賴大引賈政上〕

賈　政　适才金殿承恩詔，报与萱堂老母知。
母亲在上，孩兒拜見。

賈　母　罢了。适才聖上宣你，不知为了何事？

賈　政　大孙女現已晉封貴妃，不久还要归省。

賈　母　旣是貴妃归来，必須要另造行宮才是呀！

賈　政　孩兒正为此事心下躊躇。想璉兒不在家中，那監工买料各样事情交与何人？

賈　母　我想孙女归宁乃是明春之事。你可写封書信，寄到揚州，叫璉兒速速回来办理此事便了。

賈　政　兒遵命。

賈　母　正是：周公與礼垂千載，喜事重重聚一家。

〔同下〕

第七場

〔王熙鳳、平兒上〕

王熙鳳　（引）箏怨朱弦，思公子，恨水愁烟。

奴家、王熙鳳。乃金陵人氏。配夫賈璉，官居司馬之职。我与他少年夫妻，十分相得。只因姑丈林如海仙逝揚州，我夫奉了叔父之命，前去料理丧务，至今多日未归，抛下奴一人在此，孤灯相对，影只形單，好不凄凉。昨日闘听人言，我夫今日回轉，奴不免备下洗塵筵席等候便了。平兒，备下酒筵！

平　兒　是。（下）

〔賈璉上〕

賈　璉　扑面風来人意懶，雪花山积馬蹄肥。

王熙鳳　国舅老爷大喜！你此番远道而来，多受風塵之苦，奴这里特备一杯水酒，給国舅洗塵，但不知可能賜光？

賈　璉　如此，叨扰了！哈哈哈……

〔平兒暗上〕

王熙鳳　平兒，擺宴！

平　兒　是。

王熙鳳　国舅老爷請酒！

賈　璉　請！

（唱西皮倒板）

千里归来酒滿卮，

（轉唱西皮原板）

夫妻們閨房靜好时。

有酒須要尽量飲，

王熙鳳　（接唱西皮原板）

你且把别后事說与奴知。

賈　璉　路上小有風霜，那也不足挂齿。倒是家中之事，賢妻你要告知一二。

王熙鳳　家中之事，都是为妻料理，那边蓉兒媳妇死了，丧事一切，也是为妻治办的。

賈　璉　（唱）这些事多亏了賢妻料理，

王熙鳳　（唱）这也是为妻的义不容辞。

賈　璉　（唱）高堂上二老如何奉侍？

王熙鳳　（唱）菽水承欢誰敢差迟。

賈　璉　（唱）問賢妻暇时作何事？

王熙鳳　（唱）整日里消閑一局棋。

賈　璉　噢，原来你还有这等的雅兴，为夫的远不如也，哈哈哈……

王熙鳳　国舅老爷用酒吧！

賈　璉　干！

〔門子上〕

門　子　回二爷：蓉哥跟薔哥来了。

賈　璉　叫他們进来！

門　子　是。兩位哥兒請进！

賈　蓉
賈　薔　（內）来了！（上）

賈　薔　啊哥哥，是你先进去，还是我先进去啊？

賈　蓉　咱們一塊兒进去。

賈　蓉
賈　薔　侄兒給二叔請安！侄兒給嬸子請安！

賈　璉
王熙鳳　罢了。

賈　璉　你們有什么事么？

賈　蓉　我父亲打發我来回二叔說：盖造省亲別墅的事，老爷子們已經議定了，从东府里花园起，一直到西北，一共三里半大，足够盖造省亲别墅的。現已命人去画圖样，明天就得。二叔剛回来，未免有些劳乏，現在不用过那边去啦，有話明日再說吧！

賈　璉　多謝大爷体諒，我就从命不过去了。所有造园之事，明日一早我与大爷請安之时再行商議。

賈　蓉　是。

賈　薔　大爷派侄兒到苏州去买女孩子，請曲师，帶办乐器、行头，明天就得动身，特意来見二叔。

賈　璉　这些事很不容易，你能办得来么？

賈　薔　侄兒也只好学着办啦。

王熙鳳　咱們家的孩子，沒吃过猪肉，还沒見过猪跑嗎？况且是大爷派他去的，自然是不会錯的，你不用再麻煩啦。

賈　璉　如此你就去吧。一切事情总要小心。

賈　薔　是。

王熙鳳　你們去吧！

賈　蓉
賈　薔　是。（下）

賈　璉　啊夫人，現在时已不早，你我夫妻后房歇息去吧。正是：与卿同赴高唐梦，

王熙鳳　莫教姮娥笏笑人。

〔同下〕

第　八　場

〔賈政上〕

賈　政　(引)勛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孙。

下官、賈政。乃已故榮国公賈代善之子。只因兄長賈赦襲了原官，下官特受天恩，荐升員外之职。膝下原有三子，不幸長子賈珠早年亡故，次子宝玉，庶子賈环，俱是不肖之子。所幸長女元春，現邀天寵，晋封賢德貴妃。月前聖上傳旨，凡屬椒貴戚家，有重宇別院，堪以駐蹕关防者，准今啓請內庭鑾輿入鎬，以尽骨肉之情。下官奉到此旨，特召璉侄回京，教他預备建筑別院，但不知已經預备否？

〔院子暗上〕

賈　政　来！

院　子　有。

賈　政　有請璉二爷！

院　子　嗻！有請璉二爷！

賈　璉　(內)来也！(上)

忽听叔父喚，急步到書房。

侄兒与二叔請安！

賈　政　坐下。省亲別院，須要即日兴工才好，如若不然可就来不及了。

賈　璉　是。

賈　政　与你大哥商議去办，若有不懂之处可以去問大爷，千万不要耽誤。

賈　璉　是是是。

賈　政　正是：有女光門楣，生兒不象賢。（下）

賈　璉　来！

院　子　有。

賈　璉　你看珍大爷在家無有？

院　子　是。

〔院子下，又上〕

院　子　回二爷：珍大爷来了。

賈　璉　珍大爷来了，有請！

院　子　（向內）請大爷書房里坐。

〔賈珍上〕

賈　珍　榮枯有命勞噓植，閒达無心謝品題。

賈　璉　大哥上坐！

賈　珍　好好好。我說元春妹这么一来，咱們家的事可就多啦。

賈　璉　是呀。

賈　珍　我对于这些蓋房子造花园的事，簡直是个外行。你不妨一力承办，我帮着你巡察巡察就是嘍。

賈　璉　話虽如此，但弟年輕，总有見不到的地方，还要請大哥指教。

賈　珍　咱們自己弟兄还用客气嗎！你想怎么办，簡直叫人去办去，我沒有不滿意的。

賈　璉　如此，兄弟我只好对敷着办了。

賈　珍　你不用說这些話，快点把办事的人派定，明兒个好早些开工。

賈　璉　是。来！

院　子　有。

賈　璉　叫林之孝、賴大、来升、吳新登前来！

院　子　嗻。（下）

〔院子引林之孝、賴大、来升、吳新登上〕

賈　璉　林之孝！

林之孝　有。

賈　璉　省亲别院里所有木料磚瓦，归你一人收發，如有差錯，唯你是問！

林之孝　嗻。

賈　璉　賴大！

賴　大　有。

賈　璉　你專管金銀銅鉄、雕刻木石的收發，錯了也是要罰的！

賴　大　嗻。

賈　璉　来升、吳新登！

来　升
吳新登　有。

賈　璉　我派你們二人督率人工，先把宁府的繪芳园拆去，随后再拆荣府东边一帶的下房，限你們三天，一定要拆干净，迟則受罰！

来　升
吳新登　嗻。

賈　璉　你們各人就此回去办事，所有堆山鑿池，起樓建閣，栽花种竹等事，自有山子野指示，你們不許干預！

林之孝
賴　大
来　升
吳新登　嗻。

賈　璉　去吧！

林之孝
賴　大
来　升　是。
吳新登

〔林之孝、賴大、来升、吳新登下〕

賈　珍　咱們坐着也是沒事，还是到那边看看去吧。

賈　璉　好。走哇！

賈　珍　正是：春風得意花千里，

賈　璉　秋月揚輝桂一枝。

〔同下〕

第　九　場

〔紫鵑引林黛玉上〕

林黛玉　（唱西皮搖板）

彩綫难收面上珠，

湘江旧迹已模糊。

窗前也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奴家、林黛玉，小字顰卿。乃邗江人氏。只因父母双亡，寄居外祖母賈太夫人家下，飲食起居，倒与在家一样，只是千里投亲，寄人宇下，俯仰身世，哪有不生伤感之理？所幸宝玉哥哥，他是天生情种，最能体貼女兒家心事，昨日送来半旧的絹帕兩条，也是汉宣帝寻求故劍之意。嗐，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唱西皮慢板）

眼空蓄泪泪空垂，

暗洒閑拋却为誰？

尺幅鮫綃劳相惠，
教人焉能不伤悲！
意懶心灰但思睡，
紫鵑！

紫　鵑　有。

林黛玉　（接唱）
与我垂帘掩双扉。

紫　鵑　是。（下）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西皮摇板）
聞道眼枯終見骨，
从来天地总無情。
看門兒掩了，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这、这、这、这便怎么处？哦呵有了，常听人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最是容易致病。况且林妹妹身体單弱，若閉門晝寢，很不相宜，我不免喚她起来。（敲門介）林妹妹！林妹妹！你与我开門来呀！

林黛玉　呀！
（唱）忽听門外有人声，
累我香閨夢不成。
奴这里正要睡觉，忽听有人叫門，他那里一声声叫奴妹妹，想必是宝玉来了，待我与他开門。

賈宝玉　林妹妹在哪里，林妹妹在哪里？

林黛玉　在这里。我就知道是你。人家剛要睡觉，你就来了，眞是可惡！

賈宝玉　你哪里知道，白天睡觉，于身体是很不好的。我怕你睡出病来，特来喚你。你要是見怪，下次我就不敢

来了。

林黛玉　不来就罢！

賈宝玉　啊林妹妹，你千万不要生气，我說錯了話兒，与你賠礼了。賈宝玉呀賈宝玉，这是你的不是了，你看林妹妹不比旁人，你說出这样話来，豈不是該打么？来来来，待我自己掌嘴（掌嘴介）一，二，三，嗐，賈宝玉呀賈宝玉，你眞乃是命苦哇！

（唱西皮搖板）

戏謔無端一語惱，

东西相向竟分曹。

茫茫人海知音少，

安得明珠慰寂寥。

林黛玉　宝玉，宝玉，你作什么？我与你作耍呢，你不要当眞哪！宝玉呀！

（唱西皮二六板）

宝二爷休得要过份感伤，

細听奴家說端詳：

多只为双亲早弃养，

抛弃了奴家是只影形单、寄人宇下，身世蹉跎只自伤。

姐妹們暇时常来往，

賭酒看花意气揚。

境遇不同憂乐判，

別人欢喜我心伤。

抛珠滲玉成習慣，

每日里少也少不了是百轉柔腸。

宝二爷諸事請原諒，

休与奴家较短長。

賈宝玉　林妹妹你想啊，我平生的好友只有秦鍾一人，現在他已經死了，家里姐妹虽多，眞能疼我的，只有妹妹你一个，如今你也惱了我了，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林黛玉　你眞是个儍子。我們是从小在一起長大的，难道我的性情，你还不知么？我同別人会惱，同你一輩子也不会惱的，你放心吧。

賈宝玉　妹妹，你眞不惱我？

林黛玉　誰来惱你。

賈宝玉　謝天謝地。

林黛玉　我倒有句話兒告訴于你，大凡惜別悼亡，总要分个亲疏厚薄。那秦鍾和你虽好，总不过是个亲眷，你也不能为他死了，就这样糟蹋自己，成天的長吁短嘆，万一悶出病来，誰也替你不了。我看新园里景致甚好，你何妨游覽游覽呢？

賈宝玉　多謝妹妹金言，我即当前往！（轉身介）正是：且將花柳园亭乐，聊慰人天远隔心。（下）

林黛玉　紫鵑！

紫　鵑　有。

林黛玉　你与我將房門帶好，随我到璉二奶奶那边去呀！

〔紫鵑反帶門介〕

林黛玉　正是：斗草看花多逸兴，終朝过从不嫌頻。

〔林黛玉、紫鵑下〕

第　十　場

〔賈政上〕

賈　政　（唱西皮搖板）

讀書吟詩增学問，
林园笑傲自怡人。

〔院子上〕

院　子　回老爷：兩位清客相公来了。

賈　政　請！

院　子　有請啊！

〔單聘仁、詹光上〕

單聘仁　言行不厭般般詐，

詹　光　处世惟求面面园。

單聘仁
詹　光　老世翁在上，門下拜見！

賈　政　二位先生少禮，請坐！

單聘仁
詹　光　告坐！

賈　政　二位来得正好。我想省亲别墅，將要完工，那許多的樓台亭榭，若無一字标題，断断不能生色。但是所有的匾对，理当請貴妃賜題才好。不过貴妃尙未亲观其景，也是無从着手。二位，这件事应該如何办法？

單聘仁　老世翁所見極是。門下倒有一个主意：各处的匾对，断不可少，也不可定。現在且按所有的景致處合其意的，各拟下三几个字，作成灯匾灯联，悬挂起来，等貴妃游幸之时，再請定名，制成匾对。老世翁你看如何？

賈　政　聘翁所說，正中下怀。詹先生你看如何？

詹　光　好的很，我也是这个主意。

單聘仁　英雄所見略同。

單聘仁
詹　光　哈哈哈……

賈　政　方才璉兒說起，新花园已經布置好了，你我不妨过去一看；要有不妥当的地方，还可以叫他們更改更改。

詹　光　老世翁的高見不差，給貴妃盖的花园，总得要尽善尽美。

單聘仁　你这眞是杞人憂天了！璉二爷办事，向来沒有错的。但是有二爷的布置，再得老世翁的标題，那眞是錦上添花，再好沒有。

賈　政　單先生夸講了。正是：城市山林聊寄傲，笔枯墨澀怕題糕。

〔同下〕

第十一場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秦鍾已死知音少，
　　　　怎不叫人泪双拋。

小生、宝玉。只因好友秦鍾，少年夭折，我心中十分凄慘。适才在林妹妹那里閑坐，她劝我善自保重，情見乎詞，我只得勉徇其請，前来此处消遣。但是良友凋零，知音日少，叫我怎不伤感喏！

（唱）曲終微恨鳳凰遙，
　　　　吹断人間碧玉簫。
　　　　水月鏡花空自好，
　　　　神妃亲自念奴嬌。

〔賈宝玉拭泪介。茗烟上〕

茗　烟　离了南書院，来到新花园。
　　　　喲！二爷，你为什么哭啊？
賈宝玉　（急拭泪介）唔，茗烟休要多言，随我走吧！
茗　烟　是。二爷，您看这屋子多么率，明兒你跟老爷說，把这屋子賞給我吧。
賈宝玉　好，我賞給你就是了。
茗　烟　您别哄我啦，这您当不了家。
　　　　〔賈珍暗上，賈宝玉見賈珍請安介〕
賈宝玉　大哥！
賈　珍　你还不快出去啲！等会兒二叔来了，你又該受罪啦。
賈宝玉　茗烟，我們快走，老爷要来了！
　　　　〔賈宝玉、茗烟繞行介，賈政、單聘仁、詹光上，賈宝玉出牌樓遇見賈政，賈宝玉急侍立〕
賈　政　你看这牌楼，玲瓏精巧，华而不俗，眞乃蓬萊仙境！我想就以此四字提匾，雅虽是雅，但是不甚切合。
賈宝玉　莫如取名叫"天仙宝境"，不知爹爹以为然否？
賈　政　这倒使得。我們到那边去吧。你看白石峻嶒，縱横拱立，藤蘿掩映，中有羊腸小徑，此处淸雅已極，諸君之意应用何名方好？
單聘仁　我想"滕王閣序"有"層巒聳翠，上出重霄"之句，莫如叫做"叠翠"吧！
詹　光　我看雕琢不及天然。这地方很像香爐，不如叫作"賽香爐"吧！
賈　政　也不甚好。宝玉你也想他一个。
賈宝玉　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胜雕今。况此处

并非主山正景，莫如直用古人"曲徑通幽"四字，倒覺得落落大方。

單聘仁　好一个"曲徑通幽"！这本是眼前之事，我們竟想不到，眞是慚愧。

賈　政　二位，你看这花木葱蘢，淸流倒瀉，此处的景致倒也不俗，該与他取个名兒才是！

單聘仁　門下之意，就用歐陽公"有亭翼然"之句，取名"翼然"。老世翁看是怎样？

賈　政　"翼然"虽好，但此亭压水而成，还該就水命名，方能恰当。我想歐陽公有"瀉于兩峰之間"一句，竟用他这个"瀉"字如何？

詹　光　好得很。我們就用"瀉玉"二字吧！

賈　政　宝玉，你想一个！

賈宝玉　"瀉玉"二字虽好，但粗陋欠雅，不如叫作"沁芳"吧！

賈　政　(含笑点头)匾上兩字容易，你再作付对联来。

賈宝玉　是（想介，念介）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單聘仁
詹　光　好！二世兄的天分眞高，眞能叫我們五体投地地佩服！了不得，了不得！

賈　政　小孩子，一知半解的算不了什么，我們后边看去吧！正是：蘼蘭芳靄斜陽院。

單聘仁
賈宝玉
詹　光　杜若香飄明月洲。

〔同下〕

第 十 二 場

〔平兒引王熙鳳上〕

王熙鳳　（唱）花样嬌柔玉样温，

　　　　　　一生要好是天成。

　　　　嗳，我們家里，自从得了大小姐归省的消息，大家都忙得馬仰人翻的。我今天一清早起来，为着行宫里添置物件，發放銀兩，一起一起的，直鬧到这个时候，才得清楚，事情办完啦，人可也鬧乏啦。平兒！

平　兒　有。

王熙鳳　你关照他們要沒有什么要紧的事，不用回来啦，等明天再办吧！

平　兒　是。

　　　　〔丫鬟上〕

丫　鬟　回二奶奶：薔哥兒回来啦。

王熙鳳　剛想歇一会，又有事情来啦，眞是麻煩。他既然来啦，就叫他进来吧。

丫　鬟　二奶奶叫薔哥进来。

　　　　〔賈薔上〕

賈　薔　虽然受尽風霜苦，贏得黃金滿阮囊。

　　　　侄兒給嬸子請安！

王熙鳳　随便坐吧。平兒，看茶！

賈　薔　謝謝嬸子！

王熙鳳　你几时回来的，事情都办好了嗎？

賈　薔　侄兒剛才回来，事情都办好啦。侄兒在苏州还帶来些物件，放在外面，請嬸子招呼他們照單点收吧。

王熙鳳　咦！这些东西，誰叫你买的？

賈　薔　这是侄兒孝順嬸子的。

王熙鳳　好猴兒崽子！剛出来办事，就学会了这些个把戏，

当心我揭破了你的皮！

賈　薔　請嬸子賞臉。

王熙鳳　哼！我本来不想收你的，恐怕你这小子把这些东西三文不值二文地乱送給别人。平兒，你給我收下吧。下次不准这样鬧玄虛。

賈　薔　嬸子能够賞臉收下，总是疼侄兒啦。

王熙鳳　好瀕嘴。我可乏啦，有話回头說吧，我要到里边歇息去啦。（下）

平　兒　薔哥，东西在什么地方？

賈　薔　东西現在外面，平姐姐随我来吧！

〔同下〕

第十三場

〔四太监、四宮女引賈元春上〕

賈元春　（引）謙肅柔明，資妇順，幸贊君临。

（詩）鏡里春濃理曉妝，

仙風吹下御爐香。

殊容不假胭脂染，

常得君王帶笑旁。

本宮、賈氏元春。乃員外郎賈政之女，荣国公代善之孙。早年被选入宮，充当鳳藻宮尙書之职，只因詔对称旨，晉封賢德貴妃。适蒙聖上殊恩，准許归宁父母，此乃千載难逢之曠典也！正是：至尊以孝治天下，薄海同沾雨露恩。

（唱二黃快三眼板）

賈元春坐深宮滿心欢暢，

聖天子施曠典令省高堂。

我賈家蒙雨露恩同海样，
縱粉身和碎骨难报君王。
轉面来叫內侍鳳輦帶上，
待到了栄国府細說衷腸。

〔同下〕

第十四場

賈元春　（內唱西皮倒板）
乘鳳輦出深宮御街来上，

〔四太监、四宮女、大太监引賈元春上〕

賈元春　（轉唱西皮慢板）
賈元春舒杏眼細看端詳。
一对对龙鳳旗空中飄蕩，
有昭容和彩嬪排列兩行。
又只見大街上花灯燦爛，
一霎时来到了东府門墻。

〔牌子。賈元春入座介〕

大太监　现有命妇史氏、邢氏、王氏等在园外候旨，請娘娘定夺！

賈元春　傳話下去：諸命妇一概免行大礼，待本宮更衣之后，用家礼相見。

大太监　領旨。娘娘有旨：諸命妇免行大礼，一概家礼相見。

〔幕內：領旨！〕

〔賈母領邢氏、王氏上四太监、四宮女、大太监下〕

賈　母　（唱）忽听貴妃降旨意，
急急忙忙把步移。
一同来在正殿里，

不由老身心慘淒。

賈元春　祖母！

賈　母　娘娘！

賈元春　伯母！

邢夫人　娘娘！

賈元春　母亲！

王夫人　娘娘！

〔众跪介〕

賈元春　（唱）骨肉分离已数春，

賈　母　（唱）今朝相見出天恩。

賈元春　（唱）思想家人常縈夢，

賈　母　（唱）于今幸得叙天倫。

賈元春　（唱）滿腔积愫言难尽，

邢王夫人　（唱）旧事重提总伤神。

〔众起身悲伤介〕

賈元春　当日將我送到那不能見人的所在，好容易今日才得回家，亲人們相見，不說不笑，反倒哭个不了，豈不是自寻苦惱？請大家暫免悲伤，老祖母請上，待孙女大礼参拜！

賈　母　不用拜了。

賈元春　祖母啊！

（唱西皮倒板）

老太君請上受兒拜，

（轉西皮二六板）

細听孙兒說衷怀：

自入深宮已数載，

骨肉恩深兩分开。
虽說是年来蒙寵爱，
花前月下自徘徊。
身在宮廷心在外，
常把家人挂胸怀。
聖上的深恩同复載，
今日方能轉回来。
但願祖母身康泰，
一家安乐永無灾。

賈　母　（唱）聖上隆恩应感戴，

邢夫人
王夫人　（唱）明朝端合拜金阶。

賈元春　啊母亲，宝兄弟为何不見？

王夫人　無职外男，未奉娘娘旨意，不敢擅入。

賈元春　至亲骨肉，倒也無妨。內侍！

〔大太监暗上〕

大太监　有。

賈元春　宣宝玉进見！

大太监　娘娘有旨，宝玉进見哪！

〔賈宝玉上〕

賈宝玉　飲酒看花皆素願，功名富貴等浮云。
無职外男賈宝玉參見娘娘！

〔大太监暗下〕

賈元春　平身。

賈宝玉　謝娘娘！

賈元春　数年不見，你已長得这般大了。

賈宝玉　宝玉無知，望娘娘多加訓誨。

賈元春　啊宝玉，想我賈家，世代公卿，簪纓不絕。你須要力求上进，远紹箕裘，勿負君父之恩，方为正理。

賈宝玉　娘娘鈞諭，自当謹記在心。

賈元春　这便才是。

〔大太监上〕

大太监　启娘娘：現有命妇尤氏、王氏等在外候旨。

賈元春　着她們进来，一概家礼相見。

大太监　娘娘有旨：着命妇尤氏、王氏等进見，一概家礼相見。

〔尤氏、王熙鳳、李紈、賈惜春、賈迎春、賈探春上〕

王熙鳳
李　紈
尤　氏　金吾弛禁長春園，

賈迎春
賈探春
賈惜春　玉漏停催不夜天。

王熙鳳
李　紈
尤　氏
賈迎春
賈探春
賈惜春　参見娘娘！

賈元春　免礼！

王熙鳳
李　紈
尤　氏
賈迎春
賈探春
賈惜春　謝娘娘！

尤　氏　你我闊別多年，今日又得相見。真乃是意外之幸也。

王熙鳳　此乃是千載难逢的曠典，一来是皇上施恩，二来是

娘娘福气，臣妾等愚昧無知，亦不过幸逢其盛耳。

賈元春　二嫂不必过謙，你我大家园中游覽。內侍！

大太监　有。

賈元春　擺駕！

大太监　擺駕呀！

〔牌子，同下〕

第十五場

〔牌子。四宮女、四太监、大太监、賈元春、賈母、邢夫人、王夫人、賈宝玉、尤氏、王熙鳳、李紈、賈惜春、賈迎春、賈探春上〕

賈元春　这“有鳳来仪”四字倒也渾厚。但此处面山臨水，花木葱蘢，令人有瀟洒出塵之想。也罢，此处就改名为“瀟湘館”。宝兄弟！

賈宝玉　在。

賈元春　你与我賦詩一章，以志欣幸。

賈宝玉　領旨。（想介，念介）“秀玉初成实，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綠生凉。迸砌防阶水，穿帘碍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賈元春　好一个“莫搖分碎影，好夢晝初長”。宝兄弟，你的詩学果然長进了。

賈宝玉　娘娘夸講！

賈元春　你我大家且到那边看去。（众圓場介）这“紅香綠玉”四字，可改作“怡紅快綠”。这院名么？就叫做“怡紅院”吧。宝兄弟，你的詩才甚好，何不再賦一章？

賈宝玉　領旨。（想介，念介）“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蜡春犹卷，紅妝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护青烟。对立东風里，主人应解憐。”

賈元春　这詩倒也自然，但后四句不如綠蜡紅妝兩句耳。你我大家，且到那面看去。（众圓場介）这“蘅芷清芬”四字，倒也不俗。但是稍嫌雕琢，不如改名“蘅蕪院”。宝兄弟，你再与我賦詩一章！

賈宝玉　領旨。（想介，念介）“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湿衣裳。”

賈元春　好一个“冷翠湿衣裳”！眞乃晚唐佳境。

賈宝玉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賈元春　这首詩越發好了。宝兄弟人小才長，眞乃是吾家千里駒也！

賈宝玉　娘娘夸讚过量，宝玉愧不敢当。

賈元春　你我至亲骨肉，不必謙虛。內侍！

大太监　有。

賈元春　宣外眷林黛玉、薛宝釵进見！

大太监　娘娘有旨，宣林黛玉、薛宝釵进見！

林黛玉
薛宝釵　（內）領旨！（上）

林黛玉　（唱西皮快三眼板）

忽听得貴妃將奴喚，

手挽着宝釵姐走进花园。

輕移着蓮步兒玉阶来上，

薛宝釵　（接唱）

我这里忙斂袵參見娘娘。

林黛玉
薛宝釵　無职外眷林黛玉、薛宝釵參見娘娘！

賈元春　免禮。

林黛玉
薛宝釵　謝娘娘！

賈元春　啊二位妹妹！

林黛玉
薛宝釵　娘娘！

賈元春　适才宝兄弟賦詩数章，深惜無人和韵。二位妹妹才如道韞、易安，何不拟匾題詩，以助清兴。

林黛玉
薛宝釵　領旨！

薛宝釵　有是有了，但不知可中繩墨否？

賈元春　你且念来！

薛宝釵　这匾是“凝暉鍾瑞”。

賈元春　你再把詩句念来！

薛宝釵　（念介）“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籠罩奇，高柳喜迁鶯出谷，修篁时待鳳来仪。”

賈元春　本地風光，写来甚好。

薛宝釵　“文風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慚何敢再为辞？”

賈元春　薛妹妹过于謙虚了。林妹妹！

林黛玉　娘娘！

賈元春　你的詩匾呢？

林黛玉　啓娘娘：这匾是“世外桃源”四字。

賈元春　你且念詩！

林黛玉　“宸游增悦豫，仙境别紅塵。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过往頻？”

賈元春　好一个“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这等詩句，可謂是一片性灵，独鳴天籟。林妹妹眞乃不櫛进士也！

林黛玉　娘娘啊！
（唱西皮二六板）

多蒙娘娘来夸講，
不由得黛玉自徬徨。
娘娘詩如元白样，
奴家好比才尽江郎。
勉成一律来呈上，
班門弄斧貽笑大方。
娘娘虽不把罪降，
捫心自問誠恐惶。

賈元春　賢妹呀！

（唱西皮搖板）

賢妹詩才如道韞，
这般謙虛太不倫。

啊祖母，这花园布置甚佳，可曾命名無有？

賈　母　此乃是貴妃行宮，外臣未敢擅拟。

賈元春　噢！

（唱西皮流水板）

銜山抱水建来精，
多少工夫始筑成。
备得天上人間景，
芳园应錫大观名。

大太监　酒筵已經摆好，請娘娘赴宴！

賈元春　知道了。內侍摆駕！

四太监　領旨。

〔牌子，同下〕

第 十 六 場

〔賈璁上〕

賈　璉　（唱）未能銅柱垂功烈，

幸比椒房馬伏波。

适才內官傳話下来，貴妃在大观园飲宴，命將戏目呈覽。我不免吩咐薔兒，教他从速拿来呈送上去便了。来！

〔院子上〕

院　子　有。

賈　璉　快叫薔哥出来，我有話講。

院　子　喳。二爷叫薔哥！

賈　薔　（內）来了！（上）

古調虽自爱，今人多不彈。

賈　璉　适才貴妃命內官来取戏單，我这里未曾預备，你快些呈送上去，不要誤了。

賈　薔　是。

賈　璉　正是：不是玉皇頒赦詔，

賈　薔　人間不复有霓裳。

〔同下〕

第　十　七　場

〔牌子。幕啓，場上摆“人”字式二長台，賈元春中坐，四宮女、四太监、大太监侍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薛姨媽、尤氏、王熙鳳、李紈坐在左側；賈宝玉、林黛玉、薛宝釵、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坐右側。十童伶串戏，众飲酒介〕

大太监　啓娘娘：員外郎賈政奏称牡丹亭設有异样灯景，請娘娘鸞幸牡丹亭賞灯。

賈元春　知道了。內侍！

大太监　有。

賈元春　摆駕牡丹亭！

大太监　領旨。

〔牌子，同下〕

第十八場

〔二道幕外。茗烟上〕

茗　烟　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

我、大書童茗烟。我家宝二爷被娘娘叫去，我一人坐在書房，十分的煩悶。剛巧焦大爷在厨房里要来一壺酒，四样菜，还有兩碗銀絲面，我二人开怀暢飲，吃了一个半醉。方才听見人說，娘娘在正殿里賜下好些东西，咱們老太太一柄金如意，还有拐杖、念珠、金錠子，共有十九样。三位老爷是金花碗、御書、香墨、这个那个的大概也有十几样。諸位姑娘、奶奶、少爷們得的都是文具、宮緞、金錠子，咱們宝二爷独得了兩份。等娘娘走啦，宝二爷回到書房，頂少也得賞我兩个金錠子，我今天酒也喝足啦，飯也吃飽啦，一点事也沒有，待我来唱个小曲吧！对对对，待我唱起来！

〔茗烟唱小曲介，大太监上〕

大太监　哂，娘娘来了，快躲开！

茗　烟　哎喲，我的媽呀！（逃下）

〔开幕：內布牡丹亭灯景。牌子。賈元春更衣介，四宮女、四太监、賈母、邢夫人、王夫人、薛姨媽、尤氏、王熙鳳、李紈、林黛玉、薛宝釵、賈宝玉、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上〕

賈元春　果然是一派好灯景也！

〔众同唱“画眉序”一段〕

大太监　启娘娘：現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

賈元春　怎么，已經丑正三刻了。啊祖母，孙兒要回去了。

众　　　今宵一别，何时再得相見？

〔众同泣介〕

賈元春　大家不必悲伤，想今上天恩浩蕩，再見不患無期，現在天已拂曉，兒这里拜辞了！

(唱)今宵且各免悲啼，

他日相逢会有期。

內侍摆駕回宮里，

〔賈元春上輦介，众跪送介〕

众　　　(唱)但願年年鳳来仪。

〔分下〕

黛玉伤春

北京圖書館藏本

提　要

宝玉偷看“会眞記”遭黛玉責斥后，大病月余未出“怡紅院”。一日往視黛玉。时春光暗移，花期漸逾，黛玉感时伤春，乃撫琴題詩，借發幽情。

第　一　場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引)九十春光，半消磨，病榻愁腸。

(詩)碧桃花下探春回，

燒尽心香志不灰。

惱煞画梁双燕子，

放春归去有余哀。

我、賈宝玉。自从那日与林妹妹，偸看"会眞記"，她笑我是个銀样蠟槍头。我一怒之下，大病一月有余，未出"怡紅院"大門一步。想她独坐瀟湘，定是一样的愁損人也！

(唱西皮原板)

病回春去感紛如，

室近瀟湘人迹疏。

竟月未將纖手握，

何时重見黛眉舒？

我今病体全愈，不免去到"瀟湘館"寻她便了！

(接唱西皮原板)

步出怡紅日已晡，

移將花影过庭除。

遙聞鸚鵡声声喚，

不見瀟湘心轆轤。(下)

第 二 場

〔林黛玉上〕

林黛玉 （引）春去魂消，葬花归，梦冷珠帘。

（詩）东風似剪拂帘鈎，

只剪韶光不剪愁。

欲訴無言惟有泪，

可憐鸚鵡在前头。

我、林黛玉。生不逢辰，命途多舛。自从双亲見背，寄居舅氏家中，鎮日与宝玉哥哥晤言一室，十分相得。那日沁芳桥前，桃花树下，我二人偷看"会真記"，宝玉言道，他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身"，我就是那"傾国傾城貌"。是我一时羞憤，假意要去告訴舅父、舅母。走到"梨香院"前，恰值那伶官等在內演習戏文，偶尔听得几句道："原来是姹紫嫣紅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乐事誰家院？"又道是："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詞悱惻，感慨良深，一直記在心头，不曾忘記。这几日宝玉哥哥他又病了，我这滿腔心事，更向誰言？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唱二黄慢板）

西廂記牡丹亭瀟湘写照，

似有意若無意怎不魂消！

儂本当狠心腸將他弃掉，

怎奈这困人天燕妬鶯撩。

咳，独坐無聊，空思何益！不免收拾香案，將琴示意，以解閑愁。（起身拂塵、焚香、理琴坐介）

（唱“一封書”）

抛書午夢余，

悄焚香，春怨攄。

不見那惜玉憐香花下侶，

选胜寻芳帘外履，

教我惜春無計。

春光暗移，

惜花良苦，花期漸逾，

鎮日彈琴独坐，

短嘆長吁。

〔紫鵑上〕

紫　鵑　姑娘琴音撩乱，必然又有什么心事。待我来將她打斷。姑娘，明日乃是餞花之期，姑娘你該休养休养才是呀！

〔林黛玉惊介〕

林黛玉　怎么，就要送春了么！

紫　鵑　正是。

林黛玉　春去了，它还来是不来？

紫　鵑　春去無言，我哪兒知道哪！

林黛玉　春光旣去，花事闌珊。你与我收拾花鋤、花囊，明日好去葬花，了此一春光景。

紫　鵑　是。（下）

林黛玉　唉，似水流年，今果如此，杜丽娘有詞伤春，我豈得無詩寄兴，待我来題詩一首！（研墨、蘸笔、沉思介）

（唱西皮原板）

假今制就送春詞，

望春归兮是何时！

傷心从此長相別，

未死春蚕忍斷絲！（起身介）

咳，身体困乏，不免稍睡一时。

〔賈宝玉上〕

賈宝玉　風竹蕭蕭，悄無人語。想是林妹妹春困未醒，待我偷看片时，免得扰她清夢。

〔林黛玉翻身欲起坐床介〕

林黛玉　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賈宝玉微笑介〕

賈宝玉　为什么情思睡昏昏？

〔林黛玉惊羞，举袖掩面倒身伪睡介，賈宝玉坐床介，推林黛玉介〕

賈宝玉　妹妹，你为何不理我呀？

〔紫鵑上〕

紫　鵑　鸚鵡傳呼，想是宝二爷来啦，待我进去看来。啊二爷，姑娘現在酣睡，你有話，等她起来再說吧。

〔林黛玉翻身坐起介〕

林黛玉　哪个睡覺？

紫　鵑　我当是姑娘睡着了哪。

〔林黛玉理鬓介〕

林黛玉　我正要睡覺，你来此作甚？

賈宝玉　給你个榧子吃，我都听見了啊！

紫　鵑　二爷听見什么，可是我們姑娘叫我不是？

〔賈宝玉搖首介〕

賈宝玉　不是，不是。快把你們的好茶倒与我喝。

紫　鵑　我們这兒哪有什么好茶？您要好的，等襲人来吧！

林黛玉　休要理他，快去与我舀水。

紫　鵑　他是客人，自然是先倒茶来，再給姑娘舀水呀。

〔林黛玉怒視介〕

林黛玉　討厭！

〔紫鵑回顧介〕

紫　鵑　这可怎么好！（下）

賈宝玉　（背供介）好了头，我若得与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舍得叫你疊被鋪床。

〔林黛玉推賈宝玉介〕

林黛玉　宝二哥，你說些什么？

〔賈宝玉拉林黛玉手笑介〕

賈宝玉　我無有說什么呀。

〔林黛玉以手掩面哭介〕

林黛玉　如今是新兴头，听了村話来，也說給我听，看了混賬書，也拿我取笑，我倒做了替爷們解悶的了。我去告訴舅父、舅母，評評此理。

〔賈宝玉惊阻林黛玉介〕

賈宝玉　好妹妹，不要如此，我再說这样話，教我嘴上長个疔瘡，爛了舌头，一輩子不能說話。

〔紫鵑捧茶上〕

紫　鵑　咳，这是何苦？無緣無故地，又来跟姑娘生气。襲人剛来找你，叫你快去換衣裳，老爷叫你去哪。

賈宝玉　你莫騙我，你不怕我去了，你家姑娘更要生气么？

紫　鵑　您快着点兒出去，茗烟在外头等着您哪。

〔紫鵑推賈宝玉介，賈宝玉向內介〕

賈宝玉　我要走了。紫鵑，你好好伺候姑娘，我去去就来，好与你家姑娘陪礼，免得她又要生气。咳，这是哪里說起！（下）

林黛玉　适才眞是老爷叫二爷么？

紫　鵑　正是。姑娘不要跟二爷生气，待我就去与姑娘舀水。

林黛玉　淘气的丫头，方才若不是你多嘴，哪里来的閑气，还不与我拿斗篷来。

紫　鵑　这般时候，姑娘要斗篷何用？

林黛玉　老爷呼喚二爷，不知为了何事，我要去探听探听。

紫　鵑　二爷剛說去去就来，外面風大，姑娘你不用去啦！

林黛玉　休要多言，快快与我取来！

〔紫鵑取斗篷为林黛玉披上介〕

林黛玉　（唱西皮倒板）

明明的我与他心心相印，

紫　鵑　姑娘回来还要撫琴嗎？

林黛玉　正是。

紫　鵑　待我拿到院中，月光下等候姑娘。（下）

林黛玉　（唱西皮原板）

苦衷情無处訴留証無人。

离瀟湘过蘅蕪落紅成陣，

待明朝收拾起瘞玉埋春。

正是：情种情根天造就，情天难补恨难平。（下）

黛玉葬花

赵桐珊藏本

提要

薛宝釵夜訪宝玉，黛玉旋至，叩环，丫鬟拒之。黛玉疑宝玉薄己，次日荷鋤至园中，見落花，愈伤身世，乃賦詩葬花。宝玉至，表明心迹，言归于好。

第 一 場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西皮搖板)

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难消受美人憐。

小生、賈宝玉。适才去到“瀟湘館”看望林妹妹。那紫鵑丫头与我倒茶。是我言道：“好丫头，我若得与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舍得叫你叠被鋪床。”一句戏言不大要紧，誰知林妹妹惱了我了。她虽然惱我，必定心許，我好僥幸也！

(唱)醉香莫被風吹醒，

尋夢归来自掩門。

开門来！

晴　雯　(內)是誰呀？

賈宝玉　連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晴　雯　(內)噢，宝二爷回来啦。

〔晴雯上，开門，賈宝玉进門，晴雯关門介〕

薛宝釵　(內)走啊！(上)

(唱西皮二六板)

庭泉向晚日昏黄，

陣陣东風拂柳塘。

落花無主春駘宕，

新来燕子借画梁。

含情迤邐穿花障，

小步茅塵綉鞋香。

行过了小桥(轉散板)抬头望，

怡紅院落在哪廂？

奴、薛宝釵。春倦無聊，因此要看看宝兄弟，借些詩詞消遣。来此已是"怡紅院"，待我来叩門。啊，开門来！

賈宝玉　隔帘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門外是哪个？

薛宝釵　連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賈宝玉　原来是宝姐姐来了，待我亲自开門。

薛宝釵　有劳了！

〔賈宝玉开門介〕

賈宝玉　姐姐請进！

薛宝釵　請！

〔薛宝釵进門，賈宝玉关門介〕

賈宝玉　啊，姐姐光降，不胜荣幸之至。

薛宝釵　这几日林妹妹可曾来过呀？

賈宝玉　不曾来，想必是又惱了我了。

薛宝釵　見着她的时候，赔个礼兒也就是了。

賈宝玉　是啊，赔个禮兒也就完了。

薛宝釵　兄弟，可有什么新詩新詞，借来消遣。

賈宝玉　現有一絕妙好詞在此，姐姐請看。

薛宝釵　一同看来。

〔薛宝釵、賈宝玉同看詩介，薛宝釵唱一段昆曲〕

薛宝釵　外面風大，將窗兒关上了吧！

賈宝玉　关上了吧。

〔賈宝玉关窗介，与薛宝釵下〕

林黛玉 （內）走啊！（上）

（唱）欲把幽情訴明月，

不辞風露立花陰。

来此已是“怡紅院”，但不知宝哥哥他在里面作些什么？待我叩門。啊，开門来！

晴 雯 （內）又是誰呀？

林黛玉 开門来，是我。

晴 雯 （內）今晚上宝二爷吩咐啦，無論誰来，都不开門，有話明兒个再說吧！

林黛玉 哎呀且住！平日到此，宝哥哥总是以礼相待，今日为何如此？这是什么緣故？

〔幕內笑声〕

林黛玉 听这笑声，分明是宝姐姐在內。啊，原来她在里面，竟將我这般看待，这才是我寄人籬下的苦处噢！

（哭介）

（唱）妒煞蛾眉天不管，

滿城風絮正愁人。（哭介）

〔紫鵑上〕

紫 鵑 姑娘，晚上風大，露气又重，一个人在这兒傷心，剛吃完了葯，倘若是再着了凉，那还了得嗎！請您回去吧！

林黛玉 怎么，回去么？

紫 鵑 是，回去吧！

〔幕內笑声〕

林黛玉 哎，回去吧。

〔紫鵑引林黛玉下〕

薛宝釵　天时不早，我要回去了。

賈宝玉　待我掌灯相送。

薛宝釵　不敢！

〔薛宝釵、賈宝玉同出門介〕

薛宝釵　（唱）新詞有味情無尽，（下）

賈宝玉　（唱）紅燭新擎送美人。（下）

第　二　場

〔林黛玉上〕

林黛玉　（引）春去無痕，莽天涯，怎不消魂？

（詩）長安三月踏春陽，

处处春陽总断腸；

紅瘦綠肥人寂寞，

杜鵑声里吊余芳。

奴、林黛玉。幼失怙恃，多蒙外祖母史太君撫养，寄居在荣国賈府之中。諸姑伯姐妹都是另眼相看，只有表哥宝玉，也不知他情之真假？昨晚偶过“怡紅院”，他竟是閉門不理。咳，想我黛玉呵！

（唱西皮慢板）

春光好都付与工愁善病，

辜負了艳陽天美景良辰。

奴好比失群雁天边只影，

奴好比萍和梗湖內飄零。

花如烟柳如雾（轉散板）落紅成陣，（彈琴介）

哎！

这焦桐却为何彈不成声？（看書介）

偏偏篇到这里来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乐事誰家院？"这不是杜丽娘傷春之詞么，怎么她也是这样的情怀呀？

（唱）这几日悶懨懨春將人困，

却教我对何人去訴衷情？（哭介）

〔紫鵑上〕

紫　鵑　我們姑娘又在这兒哭哪。哎，姑娘，今兒个乃是餞花盛会，各房的姑娘、奶奶都在亭子上送春，等候姑娘前去联詩飲酒哪。

林黛玉　送春么？

紫　鵑　正是。

林黛玉　春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叫它回来？

紫　鵑　春去無言，叫我哪兒去找哪？

林黛玉　怎么，春去無言？

紫　鵑　正是。

林黛玉　哎，紫鵑，安頓花鋤，我要葬花去了。

紫　鵑　外面春風似剪，姑娘不去也罷！

林黛玉　你看，花謝花飞，一片片沾泥隨水，世間薄命的人兒还不是与落花一样么？快去拿来！

紫　鵑　是。（下）

林黛玉　（唱）扫香帚貯紅囊花鋤一柄，

〔紫鵑拿花鋤上，交林黛玉介〕

林黛玉　（唱）去到那沁芳桥葬玉埋春。（下）

紫　鵑　想我們姑娘与宝二爷，从小就在一塊兒長大，彼此十分相爱。他們的年紀一天大似一天，相爱也一天盛似一天，这煩惱也就一天多似一天。据我看来，既是相爱，就該彼此原諒才是，每天牽愁惹恨，是

何苦来哪！正是：兩情只要能常久，何必朝朝暮暮愁！（下）

第　三　場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西皮搖板）

昨夜晚怨东風無端蹂躏，

滿园春吹遍了一片愁云。

林妹妹她本是惜花如命，

因何故这时候不到园林？

小生、賈宝玉。今日到此，一来是赴餞花盛会，二来得罪了林妹妹，等她到来，赔个禮兒便了！

（唱）我这里扫殘紅独穿花徑，

早来到埋香处流水孤坟。

你看梨花飄雪，柳絮飞棉。倘若俺林妹妹看見，一定是格外伤感。待俺將落花扫起，等她到来，也曉得我一片痴心。（扫花介）远望一个女子，隐約行过花叢，想必是林妹妹来了。俺不免闪在一旁，听她說些什么？正是：隔林听燕語，掬水奠花魂。（下）

第　四　場

林黛玉　（內）走啊！（上）

（唱二黃搖板）

碧云天芳草地蜂愁蝶怨，

乱鶯声啼不住似水流年。

繞疏籬穿曲徑遮遮掩掩，

冷清清一坯土誰葬寒泉？

〔賈宝玉暗上〕

林黛玉　来此已是葬花之所。这香塚之旁是哪个有心人替我扫了一堆花瓣，莫非就是那宝——咳，像他那样负心之人，哪里有这样細膩的心情啊！

（唱反二黄原板）

林黛玉把花锄無限凄愴，

繁华散花事尽难怨东皇。

可憐你葬天涯随風飄蕩，

一年間消受得几日風光。

說什么护花枝金鈴为障，

說什么渡花魂宝筏成航。

儂葬花人道我情魔万丈，

到后来儂与花一样下場。

可憐奴賦招魂泪和花葬，

从今后春渺渺地老天荒。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呀……（哭介）

〔賈宝玉亦哭介〕

林黛玉　人家都道我是个痴子，听那边厢又有啼哭之声，难道还有个痴子不成么？待我看来！（回头看介）我道是誰，原来是那狠心短命的——（走介）

賈宝玉　妹妹不要走。說完一句話，大家撩开手，好是不好？

林黛玉　宝二爷，有什么吩咐？

賈宝玉　話是有一句，不知道当講不当講？

〔林黛玉欲走介〕

賈宝玉　咳，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林黛玉　这句話倒要問問你，今日怎么样？当初又是怎么样？

賈宝玉　当初我与妹妹是怎样的好法：一同起坐，一同吃

飯，一同玩耍；我有爱吃的东西知道妹妹你也爱吃，就留下来，等着妹妹一同吃；有丫头、老媽子們想不到的事情，我样样都替她們想到，为的是怕妹妹你生气。誰知你人大心大，偏偏爱与那些外四路的什么鳳姐姐、宝姐姐要好，拿我放在一旁，三日不理，四日不睬，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的鬼，任憑有高僧高道超渡，妹妹你要是不說明这个緣故，我也是不能超生的呀……

〔賈宝玉、林黛玉对哭，对看介〕

林黛玉　你不要在这里騙我，还是請回去把那門关上吧！

賈宝玉　啊，妹妹，这是哪里說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呀？

林黛玉　昨晚我們过“怡紅院”，你为什么閉門不理？

賈宝玉　妹妹，实在無有此事。

林黛玉　还說無有此事，人家站在門外，連腿都站酸了！

賈宝玉　妹妹要是不信，我就跪下来賭咒！(跪介)皇天在上，我宝玉若有半句虛言，罰我掉在水里，变个大大的烏龟。等妹妹百年之后，与你馱一輩子的石碑。妹妹相信了吧？

〔林黛玉笑介〕

林黛玉　或是丫鬟、老媽子不好，不起来开門也是有的。

賈宝玉　丫鬟、老媽子不好，待我回去重重地責罰她們。

林黛玉　是要責罰責罰才是。今日得罪了我不要紧，倘若得罪了什么宝姑娘，那就鬧大了！

賈宝玉　她又提起宝姐姐来了！

林黛玉　这香塚之旁一堆花瓣，是你扫来的么？

賈宝玉　正是。

林黛玉　哎，看將起来，还是他才有这样的心腸啊！

（唱西皮搖板）

你我問春春不管，

傷心斷腸有誰憐！

〔林黛玉、賈宝玉同哭介〕

〔紫鵑上〕

紫　鵑　啊，宝二爷也在这兒哪？

〔賈宝玉、林黛玉忙拭泪介〕

賈宝玉　紫鵑姐姐！

紫　鵑　姑娘，老太太等您吃飯哪！

林黛玉　將花鋤帶了回去！

紫　鵑　是。（下）

賈宝玉　正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林黛玉　独留青塚向黃昏。

紫　鵑　（內）姑娘来吧！

林黛玉　噢，来了！宝哥哥你也来呀！

賈宝玉　来了！

〔同下〕

千金一笑

（又名"晴雯撕扇"）

赵桐珊藏本

提　要

贾宝玉侍婢晴雯，不慎摔断宝玉摺扇，宝玉譏之。晴雯性刚，反唇相向。襲人解劝，晴雯又冷諷之。

夜晚，宝玉醉归覓襲人，誤拍晴雯。晴雯仍負气，宝玉笑为寛解，并使撕扇，以供一笑。

第 一 場

〔小鑼。晴雯淡裝上〕

晴　雯　(引)心比天高，爭奈我，命似蓬蒿！

奴家、晴雯。賈府为婢。一向服侍宝二爷，多蒙他另眼相看。只因我心直口快，姐妹們对我都有些面和心不和，这也是我性情不好，無意中得罪她們，倒也罢了，只有那襲人，性格陰柔，居心險詐，我总有些瞧她不起，便是招人怨恨，我也不能理会她喲！

(唱西皮原板)

看她們狐媚子又兼霸道，

好一似暮乞憐晝把人驕。

天生我清潔身苦把心傲，

我豈肯附和她自貶風标。

哎呀，明日乃是端陽佳节，此时閑着無事，不免做起艾人、蒲劍点綴一番。(下)

第 二 場

〔宝官、玉官上〕

宝　官　(唱)一年佳节近端陽，

玉　官　(唱)嬉游休負好时光。

宝　官　咱們自到賈府，居住“梨香院”中，天天学戏，十分拘束。喜得明日端陽，今日放假，姐妹們同到園中

走走。

玉　官　姐姐，走了半日我可走不动了，前面便是“怡紅院”，咱們且进去閑話一回。

宝　官　妹妹言之有理，一同前往便了。

〔同下〕

第　三　場

〔襲人上〕

襲　人　（引）一身專爱寵，姐妹尽低头。

奴家、襲人。上蒙太太抬举，下有宝玉爱憐，在这“怡紅院”中，一向称尊。只有晴雯，她总是負气，不肯相讓，好在她性情暴躁，口角尖酸，得罪的人不少，我且讓她一步，待她自己得了不是，那时便不能再与我嘔气了。

〔宝官、玉官上〕

宝　官　来此已是。（叩門介）姐姐开門来！

襲　人　小丫头們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晴雯手执艾人、蒲劍上〕

晴　雯　你叫小丫头作什么？

襲　人　外面有人叩門。

晴　雯　呸！我道有什么大事，难道你出去开了門，便折了你的身份不成？你不去开，待我去开便了！（將艾人、蒲劍放桌上，开門介）

宝　官
玉　官　有劳姐姐开門。

晴　雯　原来是二位妹妹，請进来吧！

〔襲人出来迎接介〕

襲　人　原来是二位妹妹到了，里面請坐吧。想是今天放假了？

宝　官
玉　官　正是放假，特来园中玩耍。

襲　人　請坐，請坐。小丫头們倒茶上来。

晴　雯　嘖！嘖！嘖！你不用瞎張罗了，有你这会子張罗的，倒不如早些替她們开門，免得她們白站着晒日头，不是好的多嗎？

襲　人　（笑介）晴妹妹总是喜欢取笑，待我去倒茶来。（下）

〔玉官見艾人、蒲劍拿起看介〕

玉　官　（笑問）这是誰做的？

晴　雯　是我做的。

玉　官　好姐姐，賞給我吧，怪好看的。

晴　雯　你要，你便拿去就是。但是我要求你二位唱个曲子給我們听。

宝　官　我嗓子不好。

晴　雯　（笑介）你好意思說不唱，我便膈肢你。

〔呵手作膈肢狀，宝官笑避介〕

宝　官　我唱我唱。只是唱什么好哪？

晴　雯　你願意唱什么就唱什么。

〔襲人端茶上〕

襲　人　二位用茶。

宝　官
玉　官　有劳姐姐。

晴　雯　你且坐下听她唱曲。

宝　官　我就隨便唱啦。

〔宝官唱昆曲一支〕

晴　雯　唱的眞好，这該要請教玉官妹妹的曲子了。

〔窗内作雷声介〕

襲　人　大雨来了！

〔玉官捂耳介〕

玉　官　姐姐，我怕！

晴　雯　怕什么，你还是唱你的，管它什么雷不雷、雨不雨的。你再要怕，我就要膈肢。

玉　官　（笑介）姐姐不要鬧，我唱。

〔玉官唱昆曲介〕

〔賈宝玉急上〕

賈宝玉　好大的雨，渾身都淋湿了。开門，开門！

〔玉官仍唱昆曲介〕

〔賈宝玉在雨下急介，叩門介〕

賈宝玉　开門，开門！

〔玉官昆曲唱完，晴雯笑介〕

晴　雯　真唱得好，我跟你学学吧。

襲　人　你的嗓子最好，讓你学一出“醉打山門”吧！

〔宝官、玉官同笑介，賈宝玉怒介〕

賈宝玉　为什么总不开門！（踢介）

襲　人　又是誰来叩門？

晴　雯　你不会出去看嗎，别叫人家淋着雨回去。

〔襲人开門張望介，笑介〕

襲　人　你們快来瞧，二爷淋得像雨打鷄一样的回来了。（弯腰笑介）誰知道二爷这会子就回来了！

〔賈宝玉怒，踢介，襲人呼痛介〕

賈宝玉　什么下流东西，我平日待你們得了意，今日拿着我取笑来了，这还了得！

〔襲人哭介〕

賈宝玉　啊，怎么，开門的是襲人姐姐么，踢在哪里了？

〔襲人忍泪介〕

襲　人　無有踢着。快換衣裳去吧。

〔賈宝玉向宝官、玉官介〕

賈宝玉　你們且坐坐，我換換衣服就来。

〔賈宝玉扶襲人下〕

宝　官　雨住了，天也快黑了，我們回去吧。

晴　雯　明兒再来玩。

宝　官　那是自然。

〔玉官拿艾人、蒲劍介〕

玉　官　謝謝你！

〔同下〕

第　四　場

〔賈宝玉扶襲人上〕

襲　人　（唱）腰肋間这傷痛教人难忍，

　　　　　坐不安睡不穩捱到天明。

賈宝玉　襲人姐姐，我不知道开門的是你。这一踢眞踢重了，你吃了葯覚得好些么？

襲　人　咳，二爷，今日乃是端陽佳节。你不到老太太和太太那边去請安道賀，只管服侍我做什么？

賈宝玉　我撇下你，怎能够放心前去。

襲　人　二爷，适才大夫看过，料不妨事。你尽在此，人家倒要說我輕狂。你还是到老太太、太太那边去吧。

賈宝玉　姐姐既如此說，我便去了！

（唱）被催促沒奈何出門前往，

　　　　　行一步一回头挂肚牽腸。（下）

〔襲人立起介〕

襲　人　二爷到上头去了，我不免去到后房小憩一回。（作瘸介）哎喲！（下）

第　五　場

〔麝月，秋紋上〕

麝　月　榴花照眼紅如火，

秋　紋　好是風和日丽天。

麝　月　我、麝月。

秋　紋　我、秋紋。姐姐，今日端陽，姐妹們都到园中玩耍去啦，你我也去凑个热鬧兒去吧。

麝　月　現在襲人姐姐有病，晴雯又是不管事的，我們再出去，这屋子可就叫小丫头們給弄毁啦。

秋　紋　我問你，襲人姐姐昨兒个是怎样挨了二爷的窩心脚？

麝　月　只因晴雯要听宝官、玉官唱戏，大雨的时候，二爷淋了回来。打門半日，里面听不見，沒人开門。后来襲人姐姐走去开門，二爷恨起来，进門就是一脚，可就把襲人姐姐踢倒啦。

〔晴雯暗上〕

秋　紋　如此說来，又是晴雯惹起来的。

麝　月　不是她是誰？

晴　雯　哇！你們二个小妮子，背着人又嚼舌起来了！

〔麝月、秋紋惊介〕

麝　月　你什么时候溜出来的，倒吓了我一跳。

晴　雯　你們說我不管事的时候，我就出来了。

麝　月　像你这等精灵刁怪，幸而我們沒有說你謀反叛逆，

要是說你謀反叛逆，給你偷听了去，那还了得嗎！

〔晴雯冷笑介〕

晴　雯　何必說我謀反叛逆，只是我这屋子里的人，如今說我把个襲人帶累挨了打，还怕不是一个現成的十惡不赦的罪名么！

秋　紋　得啦，得啦，晴姑奶奶不要嘮叨啦。

晴　雯　我嘮叨有什么要紧！我横竪管不了事的，怕什么？

秋　紋　我們正要出去玩耍，你要管事，就偏劳你，在屋子里坐一会兒。

〔秋紋扯麝月介〕

秋　紋　姐姐咱們去呀！

〔麝月、秋紋同下〕

晴　雯　好不害臊！都是一样当奴才，还有什么加級进祿不成？我倒要彰明較著地得罪于她，看她將我怎样！

〔晴雯伏案睡介〕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一席酒吃得我長吁短嘆，
万不想热鬧場如此冰凉。
想人生欢結聚为何要散？
何况是賞佳节相对凄惶！

咳，适才到老太太那边，恰遇太太摆酒賞午，誰知宝姐姐、林妹妹都是懶懶不肯說話。自古道：一人向隅，滿座不乐。何况滿座向隅，叫我怎能忍受？咳，这日子眞是难过的了，不免回去，伺候襲人姐姐去吧。（进門介）原来晴雯姐姐在此。晴雯姐姐，襲人姐姐好些無有？

〔晴雯立起揉眼介〕

晴　雯　她在屋子里睡呢。

賈宝玉　天气很热，我要換衣。

晴　雯　我来服侍于你。

〔晴雯替賈宝玉換衣介〕

〔晴雯失手跌断扇子介〕

賈宝玉　咳，蠢才呀蠢才！难道你將来自己当家立業，也是这般的顧前不顧后么？

〔晴雯冷笑介〕

晴　雯　哎呀，二爷近来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給人臉子瞧。昨兒連襲人都挨了打，今日又来尋我的不是。我們横竪是当奴才的，要踢要打，也只得還着爷的性兒。这跌了扇子，也是平常事，从前那样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沒見二爷說过一句半句的話。这会兒，一把扇子就这么着急了，分明是嫌我們，倒不如赶我們出去，另挑好的使喚，也是个好离好散的办法呀！

賈宝玉　哎呀！

(唱)听她言不由我頓时發悶，

好一似乱鋼刀刺在我心。

想人生聚和散本来前定，

怎能够撒开手頓然忘情。

〔賈宝玉悶坐介〕

〔襲人上〕

襲　人　(唱)猛听堂前拌嘴声，

沒奈何扶病出房門。

二爷，又是怎么啦？气的这个样兒。可是我說的！我一时不到，就有事故兒出来。

〔晴雯冷笑介〕

晴　雯　可不是么？这屋里就只有你会作事，你就該早来，也免得二爷生气。自古以来，就只你一个人会服侍爷的，我們原不会服侍。因为你服侍的好，昨日才挨窩心脚，我們不会服侍的，將来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名呢！

〔襲人推晴雯介〕

襲　人　得啦，得啦，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

〔晴雯冷笑介〕

晴　雯　“我們”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瞞不过我去！今日就称起“我們”来了，明公正道的，連个姑娘还沒掙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一样，哪里就称上“我們”了？

〔賈宝玉立起介〕

賈宝玉　为这个你們气不忿么，我明兒偏抬举她！

〔襲人扯賈宝玉手介〕

襲　人　她是一个糊塗人，你和她分辯什么？况且你素日最有担待的，比这大的事，过去了多少，今日又何必計較呢？

晴　雯　（冷笑介）我原是糊塗人，哪里配和你說話？我不过是奴才罢了！

襲　人　姑娘你倒是和我拌嘴，还是和二爷拌嘴？要是眞正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惱着二爷，便不該这般吵的万人知道。我一番好意，想来劝开啦，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晦气！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惱二爷，夾槍帶棒地說个不了，終

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

賈宝玉　你也不用生气，我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去回明太太，就打發你出去。

晴　雯　哎呀！我为什么出去？要嫌我，打發我去，也不能够的！

賈宝玉　我何曾經过这样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好，我立刻就回太太去。（欲走介）

〔襲人忙上前攔介〕

襲　人　往哪里去？

賈宝玉　回太太去。

襲　人　好沒意思！便是要回太太去，也等把这气平下去，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迟。何必忙在一时？

賈宝玉　我回太太，只說她鬧着要出去也就是了！

（唱）我常言女大不中留，

就此分离兩罢休。

襲　人　（唱）二爷小題休大做，

要將情緒念从头。

晴　雯　喂呀！

（唱）二爷說話多压派，

冤我晴雯理不該。

我今誓死不出外，

拚將热血染塵埃。

喂呀！（哭介）

〔賈宝玉頓足介〕

賈宝玉　这都是奇事。你既不要出去，为何只管吵鬧？我实在禁不起这么吵，我回太太去了。（欲走介）

襲　人　（跪介）二爷不要生气，都是我襲人不好。

〔賈宝玉扯襲人起介〕

賈宝玉　你且起来。你看她这个样子，教我怎么才好？咳，我的心碎了，也無人知道啊！（拭泪介）

〔襲人哭介，晴雯哭介〕

晴　雯　喂呀二爷呀！

〔林黛玉上〕

林黛玉　一路荷香新雨后，滿身花影夕陽中。（入門介）哎呀，好端端地为何大家哭將起来？

〔晴雯拭泪介，下〕

〔賈宝玉、襲人不語介〕

林黛玉　我知道了，这大节下，一定是爭粽子爭的惱了。

〔賈宝玉、襲人笑介〕

林黛玉　二哥哥，你不告訴我，我不問就知道了。（拍襲人肩介）嫂子，你兩口子为什么拌嘴？告訴妹妹，好替你們和解和解。

襲　人　林姑娘又来混說，我們不过是一个丫头。

林黛玉　你說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看待。

賈宝玉　你何苦又来替她招駡呢，饒是这样，已經有人說閑話。还擱得住你来說这些言語！

襲　人　林姑娘，你哪里知道，我恨不得一口气不来，当时死了倒也罢了！

賈宝玉　你死了，我做和尚去。

〔林黛玉笑伸二指介〕

林黛玉　做了兩次和尚了。少陪了。

賈宝玉　往哪里去？

林黛玉　我回去，拿上紙笔，替你記上做和尚的遭数兒呀。（笑下）

〔麝月上〕

麝　月　薛大爷叫人来請二爷过去吃酒。

賈宝玉　回了他吧，我不去。

襲　人　你去解解悶也好。

賈宝玉　如此姐姐在家，好好地保养，我便去了！

（唱）閨房無故爭閑气，

地巖消磨借酒卮。（下）

〔襲人取扇子介〕

襲　人　麝月妹妹，二爷忘了帶扇子出去，你快赶上送与他。

麝　月　是。（下）

襲　人　哎呀！

（唱）由来冰炭难相混，

自有机謀胜过伊。（下）

第　六　場

晴　雯　（內唱西皮倒板）

暗思量不由人心伤气尽，（上）

（唱西皮慢板）

万不料俺二爷大發雷霆。

自是她工狐媚难与爭竞，

可憐我平日里枉費痴心。

咳，罢了，罢了，从今以后，我也再不痴心的了。

（呵欠介，睡介）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醉归来早已是初更时候，

又只見一輪月下了高樓。

入得門来静悄悄地，她們都到哪里去了？（看介）原来是襲人姐姐睡在这里。（坐介，推介）姐姐醒来，痛的好些么？

〔晴雯起介〕

晴　雯　呀，二爷何苦又来抬举！

〔賈宝玉笑介〕

賈宝玉　原来是晴雯姐姐。

〔賈宝玉拉晴雯坐介〕

賈宝玉　你但坐下，我有話問你。你的性子越發嬌慣了，早起跌了扇子，我不过只說了那么兩句，你就說上許多話来嘔我。这也罢了。襲人好意来劝，你拉上她，損她一頓，这是什么道理？

晴　雯　誰与你說这个，天气怪热的，拉拉扯扯做什么！教人来看見是什么样兒！想是我这身子，不配坐在这里。

〔賈宝玉笑介〕

賈宝玉　你既知道不配坐的，为何却睡在这里呢？

晴　雯　你不来，我睡也使得，坐也使得。你一来了，我就不配了。起来，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过了，我叫她們来陪你。

賈宝玉　我才吃了酒，热極了，还得洗一洗。你就拿了水来，咱們兩个一同洗好么？

晴　雯　罢！罢！我不敢惹你。前兒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个时辰，也不知道是作什么，我們又不好进去。后来洗完了，我們进去瞧瞧，滿地的水，連席子上都是水，也不知是怎么洗的，大家笑了几天。我此刻沒有工夫拿水，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我換盆

水給你洗臉。剛才有鴛鴦送来的許多果子，都浸在那水晶缸里，叫她們伺候你吃点也就是了。

〔賈宝玉笑介〕

賈宝玉　既是这么，你也不許去洗澡，你就拿果子来我吃。

晴　雯　我慌張得很，連扇子都跌折了，哪里配伺候你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更了不得了！

賈宝玉　你要折就折，你要撕就撕。

〔賈宝玉拿扇子給晴雯介〕

〔晴雯撕扇子介〕

賈宝玉　你还要撕么？

〔晴雯笑倚床介〕

晴　雯　我也乏了，明日再撕吧。

賈宝玉　哈哈哈……

賈宝玉　（唱）自古千金难买笑，

她梨頰双渦分外嬌。

区区一扇何足道，

願年年欢乐似今宵。

晴　雯　二爷，夜深了，風露很凉，你进去吧。麝月妹妹，你去伺候他睡覚哟。

麝　月　（內）是啦。

賈宝玉　你也进去吧！

晴　雯　讓我再乘乘凉。

賈宝玉　偏要你一同进去。

晴　雯　要去呀就去！（起介）

（唱）銀河未落天如鏡，

卸却殘妝趁月明。

賈宝玉　（唱）宜嗔宜喜都亲領，

而今才識美人心。

賈宝玉　哈哈哈……

〔同下〕

梅 花 絡

郝效蓮藏本

提 要

賈宝玉臥病，思食蓮叶羹，王夫人命白玉釧、鶯兒往送。宝玉知鶯兒手巧，煩結梅花絡。宝釵适至，言以不如結絡以盛玉，宝玉称妙不已。

第　一　場

〔二僕妇引白玉釧、黃鶯兒上〕

白玉釧　奉命送蓮羹，

黃鶯兒　一同到怡紅。

白玉釧　奴家、白玉釧。

黃鶯兒　奴家、黃鶯兒。

白玉釧　鶯兒姐請啦！

黃鶯兒　請啦！

白玉釧　太太命我們送蓮羹到"怡紅院"，你我一同前去。但是一件。

黃鶯兒　哪一件？

白玉釧　那宝二爷乃是負心無义之人，你我切不可理会于他。

黃鶯兒　此話怎講？

白玉釧　姐姐听了！

（唱）未开言不由人双眉蹙損，

叫一声鶯兒姐細听分明：

曾記得金釧姐無端落井，

那便是宝二爷負义害人。

黃鶯兒　何以見得哪？

白玉釧　姐姐呀！

（唱）有一日金釧姐午倦倚枕，

恰逢着宝二爷来省夫人。

他因見夫人睡午窗人靜，

便来勢向我姐戏謔調情。

黄鶯兒　啊，竟有这等事！后来怎么样哪？

白玉釧　姐姐呀！

（唱）再不想將夫人猛然惊醒，

反說道我姐姐勾引爷們。

黄鶯兒　哎呀，眞眞寃枉！

白玉釧　还有寃枉在后头呢！

（唱）惹动了夫人嗔大施家法，

立刻要將我姐赶出府門。

黄鶯兒　那宝二爷他便該从旁搭救才是呀！

白玉釧　哎，再休提起！

（唱）提起了此話痛傷心，

宝二爷眞是負心人。

当时非但不搭救，

竟然一溜自逃奔。

因此我姐才投井，

她羞愧难禁玉殞香消一縷魂。

黄鶯兒　这就是宝二爷的不是啦，难怪妹妹你恨他呀！

白玉釧　姐姐呀！

（唱）人生寿夭原天命，

豈能無故怨他人。

宝二爷倘若非薄幸，

又何至金簪落井竟成眞。

黄鶯兒　往事不必重提。你看前面离“怡紅院”不远，你我送湯去吧。

（唱）綠沉沉声寂寂怡紅院进，

白玉釧　(唱)心懨懨泪漣漣痛姐情深。

黃鶯兒　(唱)劝玉妹釋悲怀休提往事，

白玉釧　(唱)沒奈何举罗巾权拭啼痕。

〔同下〕

第　二　場

〔襲人扶賈宝玉上〕

賈宝玉　哎呀！

(唱)自那日为金釧受人詬叱，

触怒了老严亲雷霆大發。

这是我自不肖甘受笞撻，

反累了众姊妹暗自嗟呀。

到如今閑無事將养一榻，(坐介)

倚茜窗思旧事独对庭花。

白玉釧
黃鶯兒　(內)走哇！(上)

黃鶯兒　(唱)繞曲徑寻迴廊小院人靜，

白玉釧　(唱)捧蓮羹移玉趾微蕩画裙。

〔黃鶯兒、白玉釧进門介〕

黃鶯兒　給二爷請安！

賈宝玉　我道是誰？原来是玉釧、鶯兒兩位姐姐。

〔白玉釧不理介〕

黃鶯兒　不敢。

賈宝玉　二位姐姐請坐。

黃鶯兒　二爷在上，哪有我們的座位！

白玉釧　叫你坐下，你就坐下，不用客气，管什么爷不爷的哪！

賈宝玉　着啊，你自管坐下。

黄鶯兒　那是断断不敢。

賈宝玉　如此，襲人姐姐，陪鶯兒姐姐外边去吧。

襲　人　妹妹随我来！

〔襲人、鶯兒下〕

賈宝玉　啊玉釧姐姐，你一向可好？

白玉釧　左不过是奴才，可有什么好不好的哪！

賈宝玉　这湯是哪个叫你送来的？

白玉釧　左不过是太太、奶奶們罢啦。

賈宝玉　有劳姐姐，將湯遞与我吧。

白玉釧　我不当这个差使。

賈宝玉　好姐姐，遞我一遞，我兩腿疼痛，难以起身。

〔白玉釧不理介〕

賈宝玉　姐姐一定不肯方便，少不得我自己来端。

〔賈宝玉起身，痛介〕

賈宝玉　哎呀！

（唱）她那里負气兒揚揚不睬，

　　我待要取羹湯疼痛难挨。

白玉釧　呀！

（唱）似这般現世报令人难耐，

　　我只得取羹湯与你消灾。

这才是自作自受，別叫我瞧不起你啦。

〔白玉釧取湯遞与賈宝玉喝介〕

賈宝玉　哎呀，好难吃！

白玉釧　阿弥陀佛！这样东西还說不好吃，眞是罪过！

賈宝玉　委实难吃。不信你来尝一尝，便知道了。

〔白玉釧尝介〕

賈宝玉　你尝过了？

白玉釧　尝过啦。

賈宝玉　好吃不好吃呀？

白玉釧　好吃得很。

〔賈宝玉笑介〕

賈宝玉　原本好吃喲。

白玉釧　我倒上了他的当啦。你說好吃不是？

賈宝玉　正是。我說好吃得很。

白玉釧　我可不給你吃啦。

賈宝玉　好姐姐，給我一点吃吧。

白玉釧　我偏不給。

賈宝玉　賞我一点吃吧。

白玉釧　偏不賞，偏不賞！

〔白玉釧遞湯又縮回介，賈宝玉央求介〕

白玉釧　呃！

〔二婆子暗上〕

二婆子　給宝二爷請安！

〔白玉釧失手摔碗介〕

賈宝玉　哎呀，姐姐可曾燙了手么？

白玉釧　我倒沒有燙手，你瞧瞧你自己吧。（下）

賈宝玉　哎呀，原来我倒燙着了。

二婆子　（背供介）天下眞有这样呆子。

賈宝玉　你二人可是傅府来的？

二婆子　正是。

賈宝玉　秋芳小姐，在家做些什么？

二婆子　無非是吟詩写字。

賈宝玉　原来如此。也是一个聰明的女子。

二婆子　正是。告辞！

賈宝玉　啊，襲人姐姐哪里？

〔襲人上〕

襲　人　忽听二爷喚，急忙到床前。

二爷何事？

賈宝玉　替我送送二位婆婆，煩劳回府致意秋芳小姐，說我病体已好，諸多費心便了！

(唱)有劳致意秋芳姐，

道我賤恙已將痊。

二婆子　是。(下)

賈宝玉　啊，鶯兒姐姐哪里？

〔鶯兒上〕

黃鶯兒　小識同心結，忽听喚金鶯。

二爷喚我何事？

賈宝玉　請你来此，非为別事，前次見你所打之絡，巧妙非常。今日無事，煩劳与我打上几个。

黃鶯兒　这个容易，但不知二爷您要打什么花紋，何种顏色？

賈宝玉　哎呀，这个倒把我問住了。你每样与我打上几个就是了。

黃鶯兒　(笑介)哎喲，那可打不了那么多。

賈宝玉　究竟有什么花样，請姐姐說与我知。

黃鶯兒　方胜、連环，必定如意、万字不斷、象眼、椒紋、花云流露、分瓣梅花。

賈宝玉　好了，好了，你說的太多，我听也听不淸楚，如何是好？

黃鶯兒　这个！

賈宝玉　我只問你上次与三姑娘打的是什么花样？

黄鶯兒　那叫分瓣攢心梅花。

賈宝玉　着啊，就是那个便好。

黄鶯兒　如此待我打起来！（打絡介）

（唱）黄鶯兒在怡紅晴窗小住，

手理着五色絲巧結網絡。

賈宝玉　啊鶯兒姐姐，你好一双巧手。

黄鶯兒　（唱）宝二爷他一旁温存与我，

猛然間一件事兜在心头。

賈宝玉　啊鶯兒姐姐，我想你家小姐与你这样一对神仙似的人兒，將来不知何人有福，方能消受。

黄鶯兒　二爷休要取笑，想我乃是婢女，下賤之人，何足挂齿。只是我們小姐她——

賈宝玉　怎么样啊？

黄鶯兒　眞要有福气的，方能消受？

賈宝玉　何以見得呢？

黄鶯兒　二爷你有所不知，她有几件人家沒有的好处。

賈宝玉　什么好处，倒要請教。

黄鶯兒　我不說啦。

賈宝玉　休要害臊，到底是什么好处？

黄鶯兒　呀！

（唱）他那里軟意兒苦苦問我，

这时候倒叫我怎能不說。

無奈何出房門用目四睃，（出門看介）

果然是無一人何妨曉舌。

二爷，你旣眞心問我，若不說出来，也对不住你。但是一件！

贾宝玉　哪一件？

黄鶯兒　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别人！

贾宝玉　这个自然。我是一定不告訴别人的。

黄鶯兒　我們小姐她呀！

贾宝玉　她有什么好处？

黄鶯兒　她呀，她呀！

贾宝玉　她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薛宝釵　（内）走哇！（上）

（唱）閑無事来至在絳芸軒下，

又只見黄鶯兒巧結梅花。

鶯兒，你在此打絡作甚？

黄鶯兒　是宝二爷叫我打的。

贾宝玉　啊宝姐姐，是我煩她打的。

薛宝釵　打此何用？

贾宝玉　不是姐姐提起，我倒忘怀了。到底作什么用呢？

薛宝釵　我到想起一个用处来了。

贾宝玉　作何用处？

薛宝釵　待我寻几根烏絲珠綫，打一个絡子，把那塊宝玉絡起来，你道好是不好？

〔贾宝玉拍手介〕

贾宝玉　妙極，妙極。正是：梅花結絡閑無事，

薛宝釵　芳心指点到通灵。

贾宝玉
薛宝釵　請！

〔同下〕

瀟湘探病

郝效蓮藏本

提　要

林黛玉病臥瀟湘館，宝釵、宝玉先后前往探視。黛玉对景伤情，感發成詞，俟二人去后，臥枕沉思，更不禁伤怀身世，欷歔泪下。

第 一 場

〔林黛玉上〕

林黛玉 (引)一点秋心，声淅瀝，風雨黃昏。

(詩)半卷香簾半掩門，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渺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奴家、林黛玉。幼失怙恃，工愁多病，寄人籬下，日掩啼痕。这且不在話下。近因秋分之后，旧症复發，比之往年，又覺加重。这几日养病房中，不知誰来与我遣悶。正是：家远愁看花姊妹，病多难配葯君臣。

〔薛宝釵上〕

薛宝釵 (唱)一院秋深苔未扫，

透簾烹葯气先迎。(进門)

啊颦妹妹哪里？

林黛玉 原来是宝姐姐，請坐！

薛宝釵 有坐。你这几日病体如何？

林黛玉 依然如此，無有起色。

薛宝釵 据为姐看来，这几位太医虽說高明，但你吃他們的葯，总不見效。不如另請高手，与你瞧上一瞧，把病治好，豈不是好？照你这样，一年四季，病病懨懨，也不是常法呀！

林黛玉　咳，姐姐呀！

（唱）自古道生和死其权在天，

总使有盧医扁鹊亦枉然。

我自知飄零人福薄命短，

姑不辞日与这葯鼎为緣。

薛宝釵　你这話可不是这样說法，古人云：食谷者生。你平常飲食太少，我看你那葯方上，人参肉桂又太多，都不是养生之道。我給你想一个法子，每日早晨，用銀吊子熬点燕窩粥吃，最是滋陰补气。大概你的病就可以好了。

林黛玉　咳！

（唱）論知己我与你緣份非淺，

吐微衷掬肺腹听我一言。

今日参明日朮已惹人厭，

更何苦求燕粥花样新鮮！

想妹妹我乃無依無靠之人，何苦叫人討厭于我！

薛宝釵　如此說来，你我都是一样。

林黛玉　哎呀呀，我如何比得姐姐，你有房有地，又有哥哥，又有母亲，住在这里，又不占他們一絲半縷。妹妹我一無所有，一草一木皆得仰仗于人，我焉能比得你呀！

薛宝釵　將来也不过多費一份嫁妝罢了，如今也愁不到哪里呀？

林黛玉　人家当你知己，与你商量肺腑，你反將人取笑，眞乃豈有此理！

薛宝釵　虽然如此，也是实話。姐姐我有燕窩，少时叫人与你送来，以免惊师动众。你我同是依人籬下，少不

得与你分憂解愁。你看夜色已晚，好生养病，姐姐我就此去也！

（唱）不必学司馬牛顧影自嘆，

我与你同作客俱是一般。

且將息暫分别独居小院，

冒斜風帶細雨罗袂生寒。（下）

林黛玉　哎！

（唱）生平知己有多少？

可与人言無二三。

閑取詩篇灯下看，（看書介）

且喜新詞写花箋。

且住！想詩詞乃是心有所感發为文章，奴家何不拟这“春江花夜月”之格，就以“秋窗風雨夕”为題！

（写詩詞介）

（唱）秋花慘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尽，

哪堪風雨助凄凉！

助風秋雨来何速？

惊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动离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处秋窗無雨声？

罗衾不耐秋風力，

残漏声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复飕飕，

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条，

疏竹虛窗时滴瀝；

不知風雨几时休，

已教泪洒窗紗湿。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繞迴廊穿曲徑雨寒風劲，

　　　　灯如豆人影恍微聞夜吟。（进門介）

　　　　妹妹，你今日病体如何？

林黛玉　我道是誰？原来是哪里来的一个漁翁啊！

〔林黛玉笑介，賈宝玉看介〕

賈宝玉　今日气色好了。

〔賈宝玉脫簑衣介〕

林黛玉　你头上戴笠，身上披簑，难道你这双鞋兒，就不怕雨湿了么？

賈宝玉　这金籐笠，玉針簑，还有一双沙棠屐，乃是一套。是我將它脫在廊下了。

林黛玉　原来如此。这簑笠倒也精巧。

賈宝玉　此乃北靜王所贈。妹妹若是見喜，我便弄一套来送与妹妹。你請看这笠兒，若是冬天遮雪，豈不大妙。

林黛玉　我却消受不起，要是戴上这个，不成了画上和戏上扮的漁婆子了么。（羞介）

賈宝玉　呀，这是妹妹新詩，待我看来。（看詩介）眞乃絕妙好詞。

〔林黛玉夺燒介〕

賈宝玉　虽然是燒了，我已將他熟記在心里。

林黛玉　我要安歇了。你請回去吧，明日再来。

賈宝玉　哎呀，又打攪妹妹你劳神，我要去了。

(唱)披玉針戴金笠今宵暫别，

林黛玉　慢着！你有灯籠無有？

賈宝玉　外面有一盞羊角灯。

林黛玉　羊角灯不亮，把这玻璃灯与你，你自己提着吧。

賈宝玉　恐怕失脚滑倒將它打破！

林黛玉　一个灯籠能值几何？跌了人兒，那就値得多了。

賈宝玉　原来如此。

(唱)風飄飄雨瀟瀟珍重安歇。(下)

林黛玉　唉！

(唱)眼前人都不見芳心無賴，

对孤灯听秋雨顧影徘徊。(下)

晴雯补裘

赵桐珊藏本

提　要

賈宝玉衣賈母所賜之"孔雀裘"赴宴，不慎被火星燎損，惧賈母責罪，归告晴雯。晴雯帶病为之补綴，連夜而成。

第一場

〔晴雯上〕

晴　雯　(引)命薄如云，只贏得，青衫一領。

(詩)荏苒年华十五余，

　　飄萍断梗一身孤。

　　怡紅院里春如海，

　　夜夜添香伴讀書。

奴家、晴雯。幼失怙恃，展轉流离。自入賈府为婢，多蒙老太太十分爱惜，賞与宝二爷使喚。哪知这位宝二爷，性格温存，又多般憐惜于我。我想人非草木，誰能無情？(起身介)只是想奴乃是命薄之人，受他(左右看介)这般看待，是教人怎生消受得起喲！

(唱西皮原板)

　　可憐我似落紅随風飄蕩，

　　怎禁得宝二爷惜玉憐香。

　　未跳出煩惱坑又入情網，

　　倒教我相思債怎样去償。

天色已晚，为何不見二爷回来？

〔麝月执紅灯引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花姐姐回家去教人眷念，

　　在院中好一似度日如年。

　　無聊賴到瀟湘閑游一遍，

　　不覚得黃昏后月挂藉天。

賈宝玉　（立看介，向麝月）你看前面莫非是花——

晴　雯　花什么？

賈宝玉　唔，原来是晴雯姐姐。我方才說的是我眼兒花了。哈哈哈……

〔晴雯低头不語，麝月引賈宝玉进院，賈宝玉轉問晴雯〕

賈宝玉　天气这般寒冷，姐姐为何呆立風前？

〔晴雯不語〕

賈宝玉　倘若被風吹病了，豈不又要我担心！

〔晴雯轉身看賈宝玉，起風介，晴雯打寒噤介，轉身随賈宝玉进院。賈宝玉坐榻上，晴雯烤火〕

麝　月　适才老太太吩咐，只因襲人姐姐回家去啦，特派你我二人小心伺候二爷。天时不早，二爷明天还要到舅太爷府中拜寿，早些安歇吧。

〔賈宝玉点头，麝月鋪床，晴雯坐爐旁烤火，麝月嗤向晴雯介〕

麝　月　你倒眞会享福，看我这兒鋪床叠被，忙得气都喘不过来，难道你連这窗帘兒、鏡袱子都不能將它放下来嗎？

晴　雯　好妹妹，我方才被那陣狂風吹得心如刀刺，現坐熏籠之旁，才覚得好些，妹妹你偏劳了吧！

麝　月　（作势介）哼！你是金枝玉叶，难道我就是土牛木馬不成嗎？

〔麝月轉身不动，晴雯忿然起立，賈宝玉急上前阻止〕

賈宝玉　晴雯姐姐，今夜冒了風寒，可到后房安歇去吧。

晴　雯　二爷身旁無人侍奉。

賈宝玉　我身旁么？有麝月姐姐在此。

晴　雯　遵命！（向麝月）还是要辛苦妹妹你了。

〔麝月不睬，晴雯快步由上場門下。起更，賈宝玉、麝月各作睡介〕

賈宝玉　(帳中)襲人呀，花姐姐！

〔晴雯睡装，短衣持燭急上，作冷介〕

晴　雯　麝月妹妹，麝月妹妹！

麝　月　(惊起介)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晴　雯　二爷适才呼喚，你可曾听見？

麝　月　他喚襲人，与你我有什么相干？

〔麝月仍睡，晴雯持燭呆立〕

〔賈宝玉掀帳介〕

賈宝玉　夜靜更深，你怎么来到这里？照你这样打扮，怕不要冻出病来。

〔賈宝玉摸晴雯額介〕

賈宝玉　如何，果然發起热来了。

〔麝月起奉茶介〕

賈宝玉　麝月姐姐，快些扶晴雯姐姐到后房里去，待我去喚人煮葯。

晴　雯　(急阻介)二爷呀！

(唱西皮快板)

二爷不必高声嚷，

些小地感冒諒無妨。

夜靜更深你將人喚，

別人必笑我太輕狂。

回轉身来(轉散板)向后往，

切莫要憐我病自把神傷。

〔晴雯扶麝月下〕

賈宝玉　咳，这是哪里說起喲！(下)

第　二　場

賈　母　（內唱西皮倒板）

白髮婆婆享大年，

〔鴛鴦引賈母上〕

賈　母　（唱西皮原板）

華封紫誥乐陶然。

松柏長春隨人轉，

芝蘭幷茂繞膝前。

福寿堂好似大罗殿，

不羨荣华不羨仙。

老身、史氏。自进賈門以来，数十余載。幸喜兒孙繁茂，長幼康宁，倒也了却我心头之願。鴛鴦！

鴛　鴦　有。

賈　母　你看天色破曉，可將堂門打开。

鴛　鴦　是。（开門介）

〔賈宝玉上〕

賈宝玉　夜寒愁似絮，天曙同籠霜。

老祖宗在上，孙兒这厢有礼！（請安介）

賈　母　罢了。啊宝玉，你今天为何打扮得这般华茂？

賈宝玉　啓禀老祖宗：舅父今天寿誕，孙兒要前去拜寿，特来請命。

賈　母　哈哈哈！不是孙兒提起，老身倒忘怀了。如此，孙兒你快些前去！

賈宝玉　遵命！

〔賈宝玉轉身欲行介〕

賈　母　回来！

賈宝玉　老祖宗有何吩咐？

賈　母　天气寒冷，你看外面可曾下雪？

〔賈宝玉外看介〕

賈宝玉　北風甚紧，天色陰沉，恐怕午后是要下雪的。

賈　母　鴛鴦！

鴛　鴦　有。

賈　母　你把那件雀金絲的宝裘取来，給了宝玉吧！

鴛　鴦　是。

〔鴛鴦取裘遞賈宝玉介，賈宝玉与賈母叩头介〕

賈宝玉　多謝老祖宗！

賈　母　宝玉須要小心，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羽毛織成的，我孙穿衣惜衣，不要糟蹋了。

賈宝玉　孙兒不敢。

賈　母　宝玉你要早去早回。正是：箕裘付与兒孙輩，我自含飴乐余年。哈哈哈……

〔鴛鴦扶賈母下〕

〔賈宝玉向鴛鴦招手介〕

賈宝玉　姐姐，你看我穿这件宝衣，是好看不好看呢？

〔鴛鴦不答，下〕

賈宝玉　呀，鴛鴦姐姐她到底不肯理我，咳，这也是我自寻煩惱噢！

(唱)昨宵愁病今朝恨，

　　人說我狂我說情。

　　万事茫茫皆夢境，

　　最难消受美人心。

第　三　場

〔麝月攙晴雯上〕

晴　雯　（唱二黄慢板）

昨夜里西北風顛狂一陣，

吹得我神顛倒心冷如冰。

惱風姨忒無情把人蹂躪，

豈不惜薄命女孤苦伶仃。

眼生花心如醉身立不穩，

病懨懨魂渺渺寒夢沉沉。

麝　月　姐姐，你这样的泪眼愁眉，到底是什么病啊？

晴　雯　妹妹我头昏腦暈，骨軟心寒，难受得紧！

麝　月　現有西洋头痛膏在此，待我与你貼上如何？

晴　雯　有劳妹妹。

〔麝月为晴雯貼膏介〕

麝　月　姐姐，可憐你病的乱头蓬髮，似鬼一般，如今貼了这对金錢膏倒覺得俏皮不少。

晴　雯　嗳，我病到这个样兒，你还拿我耍笑么？（泣介）

麝　月　姐姐休得如此，这是妹妹的不是。（踌亂介）

〔賈宝玉提袍急上〕

賈宝玉　（唱二黃搖板）

适才筵前太不慎，

單單燒坏雀衣襟。

乘兴而来归扫兴，

衣破怎見老夫人！（跺脚介）

这叫我怎样才好喲！（抬头看介）来此已是晴雯臥室。她昨夜冒了風寒，不知好了無有？待我进去看看。

〔賈宝玉进門，晴雯、麝月迎介〕

賈宝玉　姐姐今日病体如何？

麝　月　（代答介）比昨夜又加重啦。

賈宝玉　嗳，这才是禍不單行。

晴　雯　二爷，还有什么意外之事？

賈宝玉　姐姐哪里知道。我今晨到舅太爷家拜寿，老太太怕我受冷，給我这件雀毛金裘，临行之时，是再四地嘱咐，教我加意小心。哪知我一时大意，將毛裘燒坏，四处寻人織补，都不能担此重任。姐姐你想，倘被老太太曉得，叫我怎样回答呢！

晴　雯　是怎样宝貴的东西，待我看来。

〔賈宝玉脱裘，晴雯看，笑介〕

晴　雯　原来是孔雀金綫織成的，照它这样綫紋織补，又有什么为难！

麝　月　我早已知道，晴雯姐姐一看，就会織补。

〔晴雯索針介，賈宝玉阻止介〕

賈宝玉　这个如何使得，姐姐的身体要紧。

晴　雯　嗳，为了你的事，就是拚死也要去做的。麝月妹妹你把針綫拿来便了！

〔麝月取針綫遞晴雯介〕

〔晴雯倚榻揉眼，賈宝玉执燭旁立介〕

賈宝玉　这又是我害了姐姐。

晴　雯　（唱二黄原板）

猛抬头不覺得眼花撩乱，（揉手介）
纖纖手为什么骨軟如綿。（身顫介）
莫奈何强掙扎穿針引綫，（补衣介）
这都是补我的前世孽緣。
梳翠羽管教它光生正面，
綰金綫好待我錦織不偏。
执并剪分清了經緯不乱，
度花針仔細把里面来纒。

撑竹弓补花样光彩燦燦，

用熨斗熨新紋綫綉斑斕。

一行行一点点花遭泪濺，

一絲絲一縷縷綫把愁牽。（暈倒介）

賈宝玉　姐姐，你太劳神了！

〔賈宝玉倒茶介〕

賈宝玉　吃一口热茶，休息一会吧。

晴　雯　夜静更深，你还是去睡吧！

賈宝玉　姐姐在此帶病补裘，教我怎能去睡。

〔晴雯咳嗽介〕

賈宝玉　待我来与你捶背。

晴　雯　（推介）你真淘气喲！

（唱二黄原板）

見此情不由我心中暗嘆，

尊一声二爷听我言：

我今补裘你莫管，

夜深何必来胡纏。

倘若閑人来看見，

他必說晴雯長、晴雯短、情長情短、暗地里有了牽連。

柔声軟語低声劝，

二爷呀！

晴　雯　（轉唱二黄散板）

你快些去睡奴心安。

二爷，你快些睡去，待我静心补完也就安睡了。

賈宝玉　看你这样劳神，教我哪里放心得下。

晴　雯　啊，二爷平常說的是憐，講的是爱。到了今日，我

的一句話兒都不肯听从，还說什么憐我、愛我！（泣介）

賈宝玉　哎呀，她倒哭起来了，待我藏躲起来。姐姐不必煩惱，我去睡就是。

〔賈宝玉躲入帳后〕

晴　雯　（拭泪介）麝妹，你看他去睡了無有？

麝　月　（看介）眞去睡啦。

晴　雯　請你与我牽起綫来！

（唱）長夜灯昏風似剪，

　　强打精神把針拈。

　　补裘了却心头願，

　　不覺得心中似油煎。

哎呀！（吐血，暈倒介）

麝　月　（急扶晴雯，惊介）姐姐！哎呀，怎么吐出鮮血来啦！

〔賈宝玉急上〕

賈宝玉　姐姐是怎么样了？

麝　月　都是你叫她补裘，現在她口吐鮮血，人已經暈了过去。

〔賈宝玉扶晴雯，呼喚介〕

賈宝玉　姐姐醒来，姐姐醒来！

晴　雯　（唱二黄倒板）

　　霎时間气上涌神魂飄散，

賈宝玉　好了！

〔麝月学賈宝玉介〕

麝　月　好了！（笑介）

〔晴雯醒，見賈宝玉站在面前，楞介〕

晴　雯　（唱二黄搖板）

又只見冤孽种站立面前。

你又来了！

（唱二黄搖板）

可憐我負韶华心高气短，

可憐我如飞絮傍水和烟，

可憐我十五載春愁秋怨，

可憐我一夜夜骨碎心寒。

猛然見旧衣襟血花点点，

我的天哪！

怕只怕衣能补人寿难延。

賈宝玉　姐姐，我們扶你养息去吧。

晴　雯　喂呀！（哭介）

〔同下〕

黛玉焚稿

北京圖書館藏本

提　要

宝玉、黛玉心心相印，而賈母擬娶薛宝釵。宝玉患病，王熙鳳献計，佯称与黛玉联姻，实則暗娶宝釵。傻大姐告黛玉，黛玉惊痛，訪宝玉于病榻前，相对苦笑。回瀟湘舘，嘔血不已，將宝玉題贈詩帕及生平詩稿投入火中，含恨而死。

第一場

〔彩霞、玉釧、王夫人上〕

王夫人　（引）夫君外放，兒女事，越地牽腸。

妾身、王氏。只因宝玉这个孽障，年已長成，男大須婚，时常記罣心下。近日老爷外放江西粮道，不知何日才得回来。我想趁这档口，成全了宝玉和宝釵的金玉姻緣，一来亲上做亲，二来也了却我一樁心事，不免叫鳳丫头前来斟酌一番。彩霞！

彩　霞　在。

王夫人　你去請璉二奶奶过来見我。

彩　霞　是。（下）

〔彩霞引王熙鳳上〕

彩　霞　璉二奶奶来啦。

王熙鳳　（引）年少当家，重闊喜，下人害怕。

参見太太！

王夫人　罢啦。一旁坐下！

王熙鳳　謝坐。太太呼喚，不知有何吩咐？

王夫人　鳳丫头，我想你宝玉兄弟和宝釵妹妹，如今却是成家的时候了。現在老爷不久就要出門，我打算稟明老太太，赶早替他們办了喜事。你看老太太的意思如何？

王熙鳳　老太太的心是最活动的。从前最疼爱林妹妹，大家都以为是有意思給宝兄弟做亲的了。誰知一金一玉，賠

們帶玩帶笑地說起姻緣来，老太太却变了心啦。固然是林妹妹身子瘦弱，性情古怪，失了老太太的欢心；然而咱們所說的話，却也有大半功效。如今只有对老太太說，宝兄弟的病，是为丢失了玉引起的，应当替他結亲，一来冲冲喜，二来借着宝妹妹的金鎖，一定可以引得宝兄弟的玉回来，便不怕老太太不依啦。

王夫人　你的主意很好，就此回明老太太去吧！

〔同下〕

第　二　場

〔鴛鴦、琥珀、傻大姐攙賈母上〕

賈　母　(引)华髮盈顚，人臻大年。

老身、史氏。自到賈氏門中，六十余年，一生順境，福祿过人。这也罢了。只是我最爱的孙兒宝玉，近日病得十分糊塗，如何是好？

〔王夫人、王熙鳳上〕

王夫人　参見婆婆！

賈　母　罢了！一旁坐下。

王夫人　謝坐！

王熙鳳　請老祖宗安！

賈　母　罢了！你娘兒兩个来得正好。这兩天宝玉的病，还是呆呆楞楞的，医治也不見效，你們有何方法？

王熙鳳　老祖宗不問，太太也想来回。太太的意思，是想替宝兄弟办喜事，冲冲喜，宝兄弟一定就好啦。

賈　母　我也是这么想过。只是我最疼的是宝玉，宝丫头那孩子也很可憐，替他們办喜事，須得热鬧一場才是。

如今做亲冲喜，一定简便得很，所以我不肯說出来：

王熙鳳　老祖宗要知道：这冲喜是一層，还有一層文章呢。一个是玉，一个是金，天生的配偶，金的来啦，那玉也就可以招回来啦。

賈　母　有点兒道理。

王熙鳳　只是事不宜迟，老爷要是上任去了，这事就又躭擱啦。

賈　母　你这么說，我的主意定了。快請老爷来，我对他講！

琥　珀　是。（下）

〔琥珀引賈政上〕

琥　珀　老爷来啦！

賈　政　新膺簡放君恩沛，又奉傳呼母命来。孩兒参見母亲！

賈　母　你且坐下，我有話講。

賈　政　謝坐！

賈　母　我今年八十一岁的人了，你却放了外任，要去做官。你这一去，我所疼的只有宝玉，偏偏又病得糊塗。我昨日叫人去替他算命，这先生算得好灵：說是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便恐难保。所以我叫你来商量。你的媳妇也在那里，你兩个也商量商量，还是要宝玉好呢，还是随他去呢？

賈　政　老太太当初疼兒子是怎样疼的，难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老太太既要与他成家，这也是該当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道理？如今宝玉病着，兒子也是放心不下。因为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什么病症。

〔王夫人目視賈母〕

賈　母　你就叫宝玉出来，見見他老子。

王夫人　是。（向內）襲人，扶宝玉出来！

〔襲人攙賈宝玉上，賈宝玉見賈政介〕

〔襲人叫賈宝玉請安，賈宝玉請安畢，痴立不动〕

賈　政　唉，扶他进去吧！

襲　人　是。

〔襲人攙賈宝玉下〕

賈　政　老太太这大年紀，想办法疼孙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只是姨太太那边，不知說过無有？

王夫人　姨太太是早已应承啦。

賈　政　还有一層难处，貴妃薨逝，宝玉照已出嫁的姐姐，应有九个月的功服，此时也难娶亲。还有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这几天怎么赶办的及呢？

賈　母　这个不妨。只要你肯与他办，我自然有道理。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妇亲自去求他，只說要救宝玉的命，諸事將就些也就罢了。現在宝玉病着，并不叫她成亲，不过是冲冲喜。再者姨太太曾經說过：宝丫头的金鎖，只等有玉的才是婚姻，或者宝丫头过来，因她的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来，也說不定。从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么？

賈　政　老太太想的自然妥当，就照老太太的主意去办就是。

賈　母　如今說定了，我就叫人办起来。你去歇息去吧，我也要睡午覚了。

賈　政　是。（下）

賈　母　你們都听見了，你娘兒兩个商量着办吧！

〔同下〕

第三場

〔襲人急上，合掌向天介〕

襲　人　哎呀天哪！我襲人盼望了几年，到今日才得称心如願，宝姑娘做了宝二奶奶，眞是我襲人的造化啦。哎呀不好！我們二爷心里只有一位林姑娘，要是知道替他定下了是宝姑娘，不定要鬧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呢！这这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回明太太，大家从長計較才是。（急下）

第四場

〔王夫人、王熙鳳上〕

王夫人　（唱）适才奉了婆婆命，

王熙鳳　（唱）一切事兒我担承。

王夫人　适才老太太吩咐，如何过礼，如何娶亲，应当通知姨媽知道。我都交給你了。

王熙鳳　是。

〔襲人上〕

襲　人　（唱）要將宝玉眞心事，

　　　　　報与堂前太太知。（跪介，哭介）

太太呀！

王夫人　啊！好端端的为什么哭將起来？

襲　人　奴才有一句話，是不該說的，只是关系二爷的生死，奴才不敢不說。二爷的亲事，老太太、太太已經定了宝姑娘，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太太看着二爷平日还是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

王夫人　他兩个自小在一处，所以宝玉和林姑娘是好些。

襲　人　太太哪里知道，二爷和林姑娘不是好些。前年夏天，老爷叫二爷去見客，忘了拿扇子出去，我赶着送去，誰知二爷一时錯認了奴才是林姑娘，說了許多心腹的話。道什么：我有一顆心，已經交給妹妹了。便是那年紫鵑說了一句林姑娘要回南去的玩話，二爷便急的病了。所以奴才看起来，如今要給二爷娶宝姑娘，除非是他人事不知还可，若是稍为明白，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啦。

王夫人　这便如何是好？

襲　人　奴才說是說啦，还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

王夫人　你且起来！

襲　人　是。

〔襲人起身旁立介，王夫人向王熙鳳介〕

王夫人　你有什么主意無有？

王熙鳳　主意是有一个。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鬧起来，說是老爷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啦，瞧他神情怎样。要是他全不管，那就办了喜事之后，再打主意；要是他有些欢喜，这事就要大費周折啦。

王夫人　就算他欢喜，你便怎么办？

王熙鳳　只有一个掉包兒的法子。咱們管着宝妹妹，只說她是林妹妹。及至娶了过来，知道是宝妹妹了，宝兄弟向来是在姐妹面前要好不过的，那时还怕他敢得罪宝妹妹嗎？

王夫人　这倒也是个办法，咱們去回稟老太太去。

〔王夫人、王熙鳳同下〕

〔襲人笑介，傻大姐笑上〕

傻大姐 二爷办喜事，这会子要热鬧啦。只是一件事，我要問姐姐，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咱們这可怎么叫哪？

〔襲人打傻大姐介〕

襲　人 小蹄子喜欢开口乱說話，我告訴璉二奶奶治你，看你再敢乱說么！

〔襲人擰傻大姐耳朵介，傻大姐哭介〕

傻大姐 姐姐，我不敢啦，我不敢啦！

〔同下〕

第　五　場

〔林黛玉上，紫鵑随上〕

林黛玉 （唱）怨西風催落叶閒阶堆遍，

只留得万竿竹蕭瑟無边。

这边厢怡紅院室近人远，

那边厢蘅蕪院衰草殘烟。

剛行到埋香塚芳心輾轉，

又听得沁芳閘流水嗚咽。

不由人思往事心魂惊顫，

可憐我苦延捱幽怨年年。（掩泪介）

紫　鵑 姑娘，無緣無故，又要伤起心来；为何这样的作踐自己身体哪？

林黛玉 咳，紫鵑，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呀！（泣介）

紫　鵑 咳，姑娘，不是紫鵑多嘴，姑娘上有老太太鍾爱，又有老爷作主，姑娘也忒过虑啦。

〔林黛玉不語介，袖中覓巾拭泪，不得巾介〕

林黛玉 啊，紫鵑，剛才出門倉促，却把手帕忘了帶来，你

快回去取来与我。

紫　鵑　是。但是姑娘不要走远啦。(下)

林黛玉　紫鵑說話，倒有些意思。咳，只怕不能如願。呀，前面一片芙蓉，花枝零落，那湖山石畔，不是宝哥哥当初祭晴雯的所在么？我想晴雯不过是个丫头，他却是生死不忘，难道便將我忘了不成？这眞是我过虑了！

〔傻大姐哭上，走至石山旁大哭〕

林黛玉　那里有人啼哭，莫非是学我葬花？（看介）哎呀，原来是一个傻丫头，你为什么啼哭啊？

傻大姐　林姑娘，你評評这个理兒。她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

林黛玉　你姐姐是誰？

傻大姐　就是襲人姐姐。

林黛玉　你叫什么名字？

傻大姐　我叫傻大姐兒。

林黛玉　（笑介）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說錯了什么話了？

傻大姐　为什么？就为了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

林黛玉　哎呀！

〔林黛玉聞言惊退介，靠太湖石山定神介〕

林黛玉　宝二爷娶宝姑娘，你姐姐为何打你？

傻大姐　我們老太太和二奶奶商量啦，因为我們老爷要起身，就赶着同姨太太商量，把宝姑娘娶过来，头一宗給宝二爷冲什么喜，第二宗（笑介）赶着办啦，还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哪。我又不知道她們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鬧，怕宝姑娘听見害臊。我只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热鬧啦，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

可怎么叫哪？誰知襲人姐姐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頓，还要回明上头，撵我出去。我并不知道上头为什么不讓言語，她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哭介）

〔傻大姐止哭，呆看介，林黛玉怔介〕

林黛玉　你不許混說，你再混說，叫人听見，又要打你了。你去吧！

〔傻大姐嘀咕下，林黛玉發楞，拭泪介〕

林黛玉　哎呀！

（唱）从前錯認眞情理，

　　我拿住情根死不放松。

　　今日恍然醒大夢，

哎呀天呀！

　　五年心事一場空。

〔紫鵑持巾急上〕

紫　鵑　姑娘叫我好找，原来在这里。姑娘你怎么走回来了？是要往哪兒去？

林黛玉　我問問宝玉去。（急走介）

紫　鵑　姑娘慢走，小心跌倒啦！

〔林黛玉迴下〕

紫　鵑　咳，我的可憐的姑娘呀！

〔紫鵑掩泪下〕

第　六　場

〔襲人攙賈宝玉上〕

賈宝玉　（唱）虛飄飄蝴蝶夢昏沉不醒，

　　这身軀好一似踏霧騰云。

〔賈宝玉向襲人笑介〕

襲　人　我的小祖宗，为什么只管傻笑啊？

〔賈宝玉点头介〕

賈宝玉　你叫我不笑做什么？

〔王熙鳳上〕

王熙鳳　宝兄弟，恭喜你。老爷擇了日子要給你娶亲啦，你喜欢不喜欢哪？

〔賈宝玉笑介，点头介〕

王熙鳳　老爷給你娶林妹妹过来呢，好不好？

〔賈宝玉大笑介〕

王熙鳳　老爷說，你病好啦，才給你娶林妹妹哪。若还是这么傻，便不給你娶啦。

賈宝玉　我不傻，你才傻呢！（立起介）我去瞧瞧林妹妹，叫她放心。

王熙鳳　林妹妹早知道啦。她如今要做新媳婦，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

賈宝玉　娶过来，她到底是見我不見？

王熙鳳　你好好的便見你，要是瘋瘋癲癲的，她就生气，不願見你啦。

賈宝玉　你哪里知道，我有一顆心，已交給林妹妹了。她要过来，横竪替我帶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我如何不好呢。

王熙鳳　不要多講啦，你睡吧！（扶宝玉睡介）襲人，好好伺候他！（下）

襲　人　是。

〔賈宝玉坐起笑介〕

賈宝玉　好了，好了，林妹妹过来我便有了心了！

（唱）林妹妹她与我心心相印，

到今朝才成就木石前盟。

哈哈哈……

〔林黛玉上，紫鵑随上，襲人迎介，紫鵑向襲人做手式介，林黛玉見賈宝玉笑介〕

〔賈宝玉笑介，林黛玉点头笑介，賈宝玉点头笑介，林黛玉坐介〕

林黛玉　宝玉你为什么病了？

賈宝玉　我为林妹妹病了。

〔紫鵑、襲人对做手势，賈宝玉笑介，林黛玉笑介〕

紫　鵑　姑娘，回去吧！

〔紫鵑攙林黛玉起介，林黛玉向賈宝玉点头笑介〕

紫　鵑　姑娘，回去歇歇吧！

林黛玉　是呀，这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了！

〔紫鵑追下〕

賈宝玉　林姑娘哪里去了？

襲　人　林姑娘回去啦。

賈宝玉　要去大家同去。

〔賈宝玉起立欲行介，襲人扶住介〕

襲　人　你且甜甜再去。

〔賈宝玉笑介〕

賈宝玉　这回我有了心了！

〔同下〕

第　七　場

紫　鵑　（內）姑娘慢走！

〔林黛玉急上，紫鵑追上〕

紫　鵑　阿弥陀佛！可到家啦。

林黛玉　我哪里有家？

〔林黛玉吐血介，紫鵑扶介，林黛玉暈介，紫鵑叫介〕

紫　鵑　姑娘醒来！

〔雪雁上，同扶介，林黛玉醒介〕

林黛玉　苦哇！

（唱）一縷魂从空際悠悠醒轉，

十七載浮生夢多少孽冤。

可憐我沒娘兒寄人籬畔，

我的娘呀！

到今朝大解脫快快升天。

〔紫鵑扶林黛玉入房登榻介〕

林黛玉　紫鵑、雪雁，你二人为何泪痕滿面？

紫　鵑　姑娘剛才暈倒，我沒主意了，因此啼哭。

林黛玉　咳，傻丫头，我要能够早死，倒是好事，只是我哪里能够就死！

〔林黛玉咳嗽扶案介，王熙鳳上〕

王熙鳳　怎么林妹妹又病啦？老太太、太太过来瞧你来啦。

〔林黛玉睜眼微笑介，賈母、王夫人上〕

賈　母　好孩子，你覺得怎么样了？

〔林黛玉咳嗽介，吐血介，睜眼看賈母介〕

林黛玉　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

賈　母　好孩子，你靜靜地养着吧。鳳丫头，快叫人請大夫来瞧瞧。

王熙鳳　是。

〔林黛玉微笑介〕

林黛玉　老太太不必費心，我不久便可以見着母亲，我心里是最快乐的了！（咳嗽介）

賈　母　好孩子，你不要胡思乱想，还是靜养为是。紫鵑，你們要好好地伺候她。（起身出門介）咳，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叫她听天由命的了。（下）

〔王夫人、王熙鳳同下。紫鵑送下，捧药上〕

紫　鵑　姑娘，請用葯。

林黛玉　唉，紫鵑妹妹，这些草根树皮，哪里医得我心头之苦？你何必再教我苦口！（躺介）

〔紫鵑拭泪介〕

紫　鵑　姑娘，紫鵑伺候姑娘，如今好几年啦。姑娘的心事，紫鵑也都知道，現在宝二爷病得十分糊塗，哪里会有娶亲的事。姑娘何必听信謠言，作踐自己身体！

〔林黛玉微笑介，咳嗽介〕

林黛玉　雪雁，籠上火盆，我身上有些寒冷。

雪　雁　是。

林黛玉　紫鵑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人，虽是老太太派你来伺候我，这几年，我拿你总当作我的亲妹妹看待。

〔林黛玉咳介，喘介，紫鵑一手替林黛玉摩胸，一手拭泪介〕

紫　鵑　姑娘，何必說这样的伤心話，叫紫鵑的心都碎啦。

〔紫鵑哭介，雪雁拿火盆上〕

林黛玉　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来坐坐。

紫　鵑　姑娘还是躺着养养吧。

林黛玉　我渾身疼痛，躺着很难受啊。

〔紫鵑扶林黛玉坐介，雪雁叠被靠黛玉背后介，紫鵑扶住林黛玉，黛玉怔头呼痛介〕

林黛玉　雪雁，你把火盆拿上前来。

紫　鵑　姑娘，只怕当不住那火气，还是多加件衣吧。

〔林黛玉恨介〕

林黛玉　你拿上前来。

〔雪雁拿火盆上前介〕

林黛玉　再上来些。

〔雪雁移火盆近林黛玉，林黛玉閉目介〕

林黛玉　我的詩本子。

〔雪雁找出詩稿与林黛玉介，林黛玉点头介，眼望小箱子介，雪雁呆介，林黛玉咳嗽吐血介，雪雁倒水与林黛玉漱口，紫鵑用手帕拭林黛玉口介，黛玉拿紫鵑手帕指箱子介〕

紫　鵑　姑娘躺着吧！雪雁妹妹，你把箱子打开，想是姑娘要用手帕。

〔雪雁开箱取白手帕出，交与林黛玉，林黛玉丟过一边介〕

林黛玉　有字的。

〔雪雁寻出題詩旧帕介〕

紫　鵑　姑娘歇歇吧。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吧。

〔林黛玉接手帕看介，咳介，雪雁倒水林黛玉飲介，雪雁暗下，林黛玉又看手帕介〕

林黛玉　黛玉呀黛玉，你好糊涂也！想当初，一片痴心，为他憔悴。又誰知，薄幸的人兒，口是心非，到今日拋撇下我，成就他的金玉良緣。咳，但願他二人，百年偕老就好。

〔林黛玉撕帕，撕不动，恨介〕

紫　鵑　姑娘何苦自己又要生气！

〔林黛玉点头介，咳嗽、吐血介，紫鵑扶介，林黛玉將手帕投入火盆介〕

紫　鵑　姑娘，这是怎么啦？

〔林黛玉坐起喘息介〕

林黛玉　掌灯上来。

紫　鵑　雪雁妹妹点上灯来。

〔雪雁点灯介，林黛玉取詩稿翻介〕

紫　鵑　姑娘何必又费神思。

林黛玉　我心里覚得空虛，倒想吃点粥水，雪雁，你去替我弄来。

〔雪雁下，林黛玉翻詩稿介〕

林黛玉　一生心血，如此消磨尽了，好不慘伤人也！

(唱)林黛玉檢詩稿中心凄愴，

五年来憑借你訴我衷腸。

可憐我幼年間椿萱凋丧，

走京师依外家影只形單。

春写愁秋写怨纏綿惝恍，

好一似蚕自縛麝惜麝香。

到今朝息懨懨难保早晚，

倒不如断情根都付消亡。

咳，罢了罢了。

〔林黛玉焚稿介，紫鵑急介，呼介〕

紫　鵑　雪雁妹妹快来！

〔雪雁上，搶詩稿放地下乱扑介，林黛玉往后仰压住紫鵑介，紫鵑、雪雁扶林黛玉臥下介〕

紫　鵑　(背供介)姑娘病情，十分危急，不免請寡奶奶前来作主。咳，他們正忙着喜事，哪兒有工夫来理这垂死之人！（哭介）哦，有啦，我想大奶奶乃是寡居之人，他們結亲，一定是要迴避。雪雁妹妹，你去請大奶奶过来。

雪　雁　是。(下)

〔紫鵑撫問林黛玉，黛玉不应，紫鵑掩泣介〕

〔賈探春上〕

賈探春　別院沸笙歌，病中人奈何？

奴家、探春。聞說黛玉姐姐病危，急忙前来省視。

〔探春入門介，紫鵑惊起介〕

紫　鵑　三姑娘，你看看林姑娘的样兒！(痛哭介)

〔探春携林黛玉手介〕

賈探春　林姐姐，林姐姐！

〔林黛玉不应，賈探春哭介〕

〔李紈、雪雁急上，入門介〕

李　紈　林妹妹怎么样了？

〔紫鵑咽不成声，指床上介，李紈看林黛玉介，与賈探春点头介，各掩泣介〕

〔林之孝妻、平兒上〕

平　兒　（念）前堂奉了奶奶命，

林　妻　　　要叫紫鵑扶新人。（入門介）

原来大奶奶在此。二奶奶剛才和老太太商量啦，那边要用紫鵑姑娘去使喚使喚哪。

〔紫鵑拭泪介〕

紫　鵑　林奶奶，这里的人还沒有死哪，等她死啦，我們自然都是要出去的。我們当奴才的人，自然是要听主子的使喚，只是我伺候林姑娘一輩子，現在林姑娘也只捱得一天半天的时候啦，求你做个好事，讓我送了她的終，再去从新巴結別人吧！

（唱）林姑娘她待我恩德不淺，

　　主和婢眼見得永別人天。

　　你你你你看她，喘如絲風刀將斷，

　　怎忍心抱琵琶便过別船！

〔紫鵑大哭介，林之孝妻冷笑介〕

林　妻　紫鵑姑娘这些話，倒說得好。只是我怎么去回二奶奶？

平　兒　不要紧，要雪雁妹妹去吧。

〔平兒攜雪雁手介〕

平　兒　好妹妹，你去一趟吧！（向李紈）这里的事，都費大奶奶

的心啦。

〔平兒携雪雁下，林之孝妻隨下，李紈扶紫鵑介〕

李　紈　好孩子，你别哭了。这是什么时候，你林姑娘的衣衾，还不替安頓，难道她一个女孩兒家，你还叫她赤身露体，精着来光着去么？

〔紫鵑大哭介，賈探春哭介，李紈且哭且說介〕

李　紈　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

林黛玉　哎呀，紫鵑妹妹在哪里？

〔紫鵑拭泪介〕

紫　鵑　在。

林黛玉　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几年，我原指望咱們兩个总在一处，不想我，（喘介）妹妹，我这里并沒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求他們送我回去。

〔林黛玉抬头看李紈、賈探春介，点头介，喘介〕

林黛玉　哎呀苦啊！

（唱）十七年苦生涯將我活怕，

　　到今朝風和雨斷送名花。

　　万种憂千种愁一齐放下，

　　本来我淸淨身白玉無瑕。

宝玉！宝玉！你！你……好！

〔林黛玉死介，紫鵑哭介〕

紫　鵑　姑娘！姑娘！哎呀！

（唱）一見姑娘丧了命，

　　不由紫鵑痛傷心。

　　叫一声姑娘黃泉略等，

姑娘啊！

〔紫鵑碰头介，李紈、賈探春扯住介〕

紫　鵑　（唱）等待我賤丫鬟一路同行。

哎呀！（哭介）

〔李紈、賈探春同哭介，下〕

統一書号：10071·351
定　　价：（7）0.36元